

西天目祖山志

卷三

卷四

三卷

修真

清信

樓逸

檀賢

廟祀

四卷

御書

敕諭

表

劄

奏

藏書

碑記

游記

ル 5

1110

2



1110  
卷 2



西天目祖山志卷之三

三學院苾芻廣嶺纂輯

禪源寺住持際界增訂

脩真

金堂玉室青蓮東海者三餌木茹芝丹拔西  
峯者四今也洞冷或茹龍飛去月明猶笙鶴  
下來張公之舍許氏之宮烏可泯其遺躅邪  
志脩真

漢

王谷神

皮元曜

蜀青城山道士也幼而穎悟不居榮寵周游名山渡荆渚汎瀟湘至

西天目祖山志

卷三

脩真

一

南岳胎息還元數年道成東游羣玉訪九仙漢武帝南巡見之神氣不羣乃延之卜隱於西峯帝厚賜焉兼封王為太微先生皮為太素先生以上御禮待之三年乃控碧騾而上昇焉

魏伯陽

吳人性好道術不樂仕宦入天目西峯作神曰金丹雖成當先飼犬無恙方可服之凡丹數轉未足和合未至者稍有毒犬服之而死伯陽曰當服之否曰吾委家入山不得仙亦恥歸吾當服之丹入口即死一弟子曰師非凡人得非有意乎服之亦死餘二弟子相謂曰作丹求長生耳服即死何用服為遂不服出求殯具伯陽起將成丹內弟子及大口中頃之竝活而仙去寄語樵人謝鄉里及二弟子始大懊悔伯陽嘗作參同契五相類凡二卷論作丹之意

張道陵

字輔漢豐縣人留侯八世孫光武建武十年星中降地長丈餘衣繡衣以薔薇香授之既覺衣服居室皆有異香經月不散感而有孕及生之日

黃雲覆屋紫氣盈庭室中光燄如日月復聞昔日之香淡旬方散身長九尺二寸龐眉廣額朱頂綠睛隆準方頤目有二角伏犀貫腦玉枕峯起垂手過膝美髯龍踞虎步豐上銳下望之儼然師表七歲通道德經天文地理河圖洛緯之書皆極其妙舉賢良方正身雖仕而志在修煉久之隱北邙山有白虎銜符文置座傍和帝徵為太傅後封冀縣侯三詔不就仗策入鄱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既而入蜀居平陽遷鶴鳴山老君授以祕書遂通神變化驅魅除妖登雲臺峯與夫人雍氏乘雲而昇壽一化驅魅除妖登雲臺峯與夫人雍氏乘雲日遺經籙符章印劍以授子孫江右世襲其封左慈字元放廬江人少有神通嘗在曹操坐中取松殺之慈乃走入壁內不知所在或見於市眾收欲跋一足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孰是後見於陽城山頭復逐之遂走入羊羣終不

葛元

字孝先句容人時稱葛仙公從左慈受丹液仙經嘗與客對食言及變化之事客令作一事為

戲元嗽口中飯盡成大蜂數百飛集客身亦不螫  
人久之元復張口蜂皆飛入嚼之舊飯也元嘗指  
石人使行指蝦蟆燕雀諸蟲使舞皆按節拍帝問  
曰百姓思雨可得乎元乃書符著社中頃大雨嘗  
從吳主船行至三江口漂沒踰宿忽從水面步來  
尚有酒態謝曰昨日石壁巖竇中擣藥遺一粟許飛  
禽食之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猶作丁當杵臼  
之聲名搗藥禽焉

晉

葛洪字稚川之從孫以儒學知名性寡欲不慕榮  
利閉門掃軌流覽典籍尤好神仙導法初仙翁  
以煉丹祕術授弟子鄭隱洪乃師鄭悉得其法咸  
和初選為散騎常侍固辭不受聞交趾出丹砂求  
句漏令乃止羅浮山煉丹在山積年優容閒養著  
述不輟著內外篇凡一百三十六篇自號抱朴子因  
以名書今天目西菩等處有丹井丹池淵泓  
澄徹相傳水波不動時見藥爐丹竈尚存

嚴青

會稽人居貧嘗於天目西山作炭忽遇神人授  
書一卷曰汝骨可長生并教服石髓法青受之  
即見左右常有數十人侍之會夜行都巡呵問何  
人青亦呵問都巡怒叱從兵收之青亦叱從人錄  
之而都巡等入馬不能動明旦鄉人曰必嚴公也  
報其家往謝青乃放去青後斷穀三年而仙去  
許邁字叔允一名映嘗謂餘杭垂雷山廷陵之茅山  
舍於垂雷而往來茅嶺之洞室庶幾遇其人焉久  
之當永和二年又謂臨安多金臺玉室其人芝草  
遂移入西天目登巖茹芝渺然有終焉之志乃更  
名元字遠遊王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  
論神仙事人莫測其終

大徐五仙

小徐五仙

於潛人莫攷其世故宅在灌  
湖口修真於西菩山太陽巖  
巖亦名朝青時往來於天目得道而昇其宅梁時  
建為西靖宮宋治平中改為無極宮慶元中乃遷  
縣治之東洪忠文公招隱詞云徐五  
朝往而暮來兮雙白鹿蓋指二仙云

寶華 洞元 含清 歸一 四真君 西峯仙殿基祀 四真君祠 四真

君寶華大徐五含清小徐五歸一為許邁洞元或云葛洪未考

梁

張丞諡文正 崔丞諡文龍 俱從河南人仙乩所批者

道皈依四仙精通醫學深悟 堪輿濟人利物迄今尤著

唐

徐靈府 號默希子天目山人通儒學嘗結廬層石類

目趨天台憩雲蓋山虎巖石室中脩脩煉其間繇年 有性自性非求得之句作言志詩云野性歌三樂 皇恩出九重來頻紫宸命遣下白雲封多愧書傳 鶴深慙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巖松見唐詩 傳因會昌中頻詔不起後絕粒久之凝寂而化年 八十二所著元鑑五卷詮通元真經及撰天台山

圖記三洞要畧寒山子集 敘門人入道者有左元澤

徐仙姑 年數百歲常如二十四五人獨游江湖間寓

日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兕豈懼 汝鼠輩乎即解衣臥遠檝燭焉眾大喜欲趣之姑 皆僵坐不能言明日姑徐理出山久之乃解之姑 來往江表顏色轉少其行如飛神明敬畏母敢以 非意干者天目相 傳有仙姑庵焉

宋

唐子霞 性好著述讀書不倦嘗冠鐵冠政和間眉山

目真鏡錄謂淨玉有養生之藥著草芫花皆名著 仙經又語蘇子瞻天目山上聞雷聲猶嬰兒啼子 瞻野翁亭詩有山人醉後鐵冠落蓋指子霞也徽 宗幸寶籙宮講所霞在焉上望見儀狀魁偉召前 問從何來對曰命主杭州洞霄宮時宣和元年冬也 應詔即日命主杭州洞霄宮時宣和元年冬也

莫洞一字起炎號月鼎湖州人生而秀朗肌膚如玉

鄒錢壁斬勒雷書常破鬼魅動與天合雖嬉笑怒

罵皆若有神物從之者世祖召見試曰可聞雷否

洞容一即取胡桃擲地雷應聲而發震撼殿庭帝為

起衣袖閒嘗飲西湖舟中赤日如眼望天陰殿帝為

之洞一目拾果殼浮鴈面頃之雲自水濱起翳於日

洞一天目山民為鬼物所憑狂不可制

元 阮日益號鶴巖於潛人受度於里之元雷山真慶觀

卷超悟兀坐於天目山石巖中寒暑不動註道德

南華二經自成一家星渚趙侍郎尤所敬愛為築

庵靜居四十年復還故山不

出至元間卒壽八十有餘

明

張君寶字元元號三丰生有異質鶴骨龜形大耳圓

寒暑御之不飾邊幅頂作一髻手持刀尺一笠一衲

則瞑目旬日所啖升斗輒盡或辟穀數月自若也

元末往來天目已而辭世臨窆復生洪武初菴太

和山二三十年去之永樂建宮以候天順中贈通

微顯化真人

或隱或現

清信

清淨自活而長揖六塵逍遙自如而高棲五

戒笑譚名理夢幻家緣是身毒所謂伊蒲塞

也志清信

晉

董吉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尤精進恒齋戒誦首

楞嚴經村中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

西天目山志卷三 清信 五

董汪 樹侵相界吾耶有小屋中深看涕彼水來期遠何  
聲於枯剋干分答數屋多信滄岸中乃馳晃  
投潛死也犯當居曰人施妖奉滄失士惻亦  
地人如言方殺此是至高異法去量士往奉  
視大畢而為樹山也其座犯吉有去囊照然  
之典燒去比斷既來止慮相逆冒不觀兼請  
乃中狀年八十七而際之僕貪此靜寂讀經  
舍利尚木像夜有光明後像側有  
置水浮沉五色晃昱右

行三市天目山沙門法恒看之遂騰踊高四五尺  
投恒懷中恒曰若使恒與立寺宇更見威神復躍  
如前繇是恒建  
寺塔以奉之

劉宋

李清 旛護於潛人家天目之麓仕桓溫大司馬府參軍督  
出旛喚之云公還家而之死經久甦活云初見傳教持信  
一朱門見阮敬時敬已死三十年矣問清卿何時  
來知吾家如何清曰具可敬曰我今合卿便雨淚言知吾  
子孫若何清曰不負大恩敬言僧達道人能料  
理吾家禮當苦告之還內長久遣人出云門前四  
甚被敬所起也僧達常以平旦入寺禮拜宜就哀  
求清往候見沙門語曰汝是我七生前弟子迷  
著世樂忘失本業背正邪當受大罪今若改悔  
和尙明出當相佐助清還前與中夜寒噤凍至曉  
門啟清便隨逐積類僧達曰汝當革心為善皈命

佛法僧受此三皈可得橫死清受教便還向朱門俄遣人出云李參軍可去敬時亦出與清一青竹枝令閉目騎之如其忽然而活即營理敬家念悔還但外人逼突不覺入屍而活即營理敬家分宅以居于是皈心三寶遂作勝流

唐

朱道從

於潛人棄俗服糞掃衣習頭陀行髮長不剪日中一食光啟二年翔寶福院於天目旭日峯之東麓今改額曰褒忠而院前猶稱朱頭陀嶺如故

明

王在公

字孟夙崑山人貌出仙表文重儒林萬曆中為濟南郡司馬忽棄官捨家入天目結屍居斗室棲焉初向佛拈持名提話二闔得念佛課熏煉久之徙徑山閱大藏已而隻身歷廬衡禮三峩訪古宿遺踪察名林具眼歸投甸山聞谷大師薤染名大鏃號芥菴後坐化于嘉禾之石佛所著有

閱藏隨錄文集數種行世

棲逸

天柱之廬東顧客星之祀南陲西目固隱君子之箕穎也第蒐汗簡如晨星落落豈真隱者并沒其名惟山靈識之與志棲逸

漢

天目先生

隱居遺世莫知年名里族第以所廬之山稱焉桓靈間太山劉洪漢中人也造先生受業問以數術之道先生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悶于四維數不識三妄談知十猶川人迷其指歸乃恨司方之手爽未識剎那之賒促安知麻姑之桑田不辯積微之為量詎曉百億千大千黃帝為法數有十等及其用也乃有三焉十等者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三等者謂上中下也其



下數者十變之若言十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中數者萬萬變之若言萬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上數者數窮則變若言萬萬曰億十億曰兆十兆曰京也從億至載終于大衍傳業唯以中數耳洪問曰先生之言上數者數窮則變既云終于大衍大衍有限此何得窮先生笑曰蓋未之思耳數之為用言重則變以小兼大又加循環循之思耳豈有窮乎洪又曰為算之體皆以積為名復更有他法乎先生曰隸首注術乃有多種及余遺忘記憶事而已其一積等其一太乙其一兩儀其一三才其一五行其一八卦其一九宮其一運算其一了知其一成數其一八頭其一龜算其一珠算其一計算此等諸法隨須更位惟九宮守一不移位依行色並應無窮洪承口授轉慮遺忘因記之陰陽歷方于太初四分造乾象歷又制日月遲疾陰陽歷方于太初四分轉精密矣洪後為會稽太守時有東萊人徐岳者負帙游山備歷丘嶽乃詣劉會稽以學焉漸染所由嘗問曰數有窮乎會稽曰吾嘗游天目山中見

隱者世罔知其名號曰天目先生吾亦以此問之術記遺一篇又授吳中書令餘姚關澤甚重焉為之注解解云案地記天目山在吳興之界

沈德威

字懷遠吳興人少少操行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天嘉元年徵出都後為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講授道俗受業數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後為祠部郎陳亡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及卒年五十五

周宏讓

汝南安城人性簡素博學多通大同末兄宏何所遜之及王僧辯之討侯景相與自拔迎軍辯甚喜即啓元帝帝手詔嘉之遣使迎勞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一徙足為連類後感時仕不得志隱於句容茅山復每致書通好後仕候景人問其故對曰吾畏死耳

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

方圓 趙郡人年過強仕不慕時榮文史足用學藝優

時徐陵為吏部尚書宏讓書薦脫能登此仄

唐

儲光羲 少嘗僑居天目及游華陰獻其丞詩云華陰

人縣城俯京路獲見官舍裏淹留瓊樹枝謔浪春

蓮華峯

孫路 富春人有詩名隱天目不仕李穎贈詩天柱與

宋

柳豫 天目山人少有文行詞學並富而內修過

洪咨夔 字舜俞號平齋於潛人風骨頎秀為文典麗

報罷遂從崔與之帥蜀及出蜀得書數千卷藏于

理宗召入對除監察御史進端明殿

元

徐夢吉 天目山人好學工文詩得家傳有

葉林 號本山字儒藻錢塘人攻詩文得古體性不苟

日一食不拒醉飽不食數旬惟啖菓蔬顏色自若

遇積雪登巖谷四顧月下獨步林影間深夜忘返

里人鄧牧者泊名公達官排闥請見對客箕踞自若

遣書報行期中為作行窩僧復文嘗築室待公偕隱

案泊然而化

楊維楨字廉夫諸暨人泰定間作赤城令棄官挈妻

款作回波引和意嘗喜高僧為方外友自號鐵笛

道人每對客曰笛有君山古弄海可吸蛟龍可呼

非鈞天大人不發也明初天下大定詔徵遺逸纂

修禮樂公被召至京師肺疾作而卒有鐵厓集錢

唐百詠集行世

檀賢

靈山之會未散境以人存匡阜之社可傳名

繇德著法護為上檀施次之故檀而富布金

何加於荒徑檀而貴賜紫奚寵於枯形道同

斯謀惟賢足尚焉志檀賢

梁

昭明太子蕭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生而聰敏美姿

每賦詩劇韻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引納才學之

士賞愛無倦恆有討論篇籍與學士商確古今率

以為常高祖大宏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

寶逼覽眾經乃於宮中別立慧義殿專為法集之

有新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二諦法身義並

有憤不見帝與其臣崔監鮑邈之潛不能自明遂

山取金剛經分為三十二節心下勝地隱於天目

取石池水洗之乃療不數年高祖遣人來迎兵馬

候於天目之麓因建寺為等慈院大通三年三月

寢疾四月乙巳薨年三十一朝野惋愕疆徼之民

聞喪慟哭所著文集三十卷又撰正序十卷文章

英華二十卷

唐

杭州諸刺史

禮部員外杜陟兵部郎中裴棠棣左司  
郎中陸則刑部郎中楊馮給事中盧元

西天目山志

卷三 檀賢

輔中書舍人白居易太府卿李幼公刑部郎中崔  
繕刑部郎中路異相繼出牧竝是簪組上流辭學  
高度或號毘曇孔子或稱勝力菩薩大士每公退  
之暇皆為尊禮天目慧琳法師躬咨宗乘染指性  
相之奧  
旨焉

五代

錢鏐 臨安石鑑山人 生有異瑞 膂力絕人 僖宗光啟  
三年 黃巢李克用 作亂 應募為軍 天目法濟 諶  
禪師 見之 執其手 屏左右 謂曰 好自愛 他日 貴極  
當以佛法為主 及鏐屢建功 立為杭州刺史 尋  
進鎮海節度使 封吳越國王 歷四世 五王 與五代  
相終始 至孫俶 以國歸宋 而大江東西 鹿苑寶坊  
翬飛雲湧 以百千計 皆錢氏  
所勅 蓋不忘 謹師之 懸記云

宋

蘇軾 字子瞻 眉州人 因宿東林 與照覺論無情話 有  
蘇軾 省熙寧四年 通判杭州 與於潛合刁景純同年

行縣為賦 野翁亭詩 元祐四年 自翰林學士 乞郡  
得旨 以龍圖學士 知杭州 復行縣 故山水得公品  
題有 天目雷神宅  
綠筠軒 諸詩 可考

元

洪喬祖 字直翁 於潛人 忠文公之裔 至元己卯 高峯  
禮明年 謀經始 翁輸材力 為斧斤 倡癸未 復施嘉  
禾田 二頃 易近郊 映土五十 畝 以供香積 每參觀  
必畱旬 浹 自謂 承教 詔警策 者甚 篤本分 鉗錘 外  
以孔孟 老莊 要旨 立難 問啟迪 之師 既寂 翁狀言  
行最詳 嘗囑 俊用 二上人 構  
山舟於 景疎 菴舟 成翁 亦逝

洪信翁

直翁之 伯仲也 處富貴 中能具 決定信 至元  
冬拉直 翁同扣 始許入 參咨以 法要又 次年齋 糧  
裏糝乞 受毘尼 願為弟 子連日 詰其端 繇的有 進  
趣之志 峯乃歎 曰經云 高原 陸地不 生  
蓮華 卑涇 淤泥 乃生 此華 信翁 之謂也

瞿霆發 松江鶴沙人兩浙運使也皈敬有年至元辛卯二月十九日始登天目扣高峯大師師握

竹篔問曰相公為游山來為佛法來公云為佛法

來師擲下竹篔曰會麼公云不會師曰不入虎穴

爭得虎子公一瞻師顏恍如宿契已而惠然施巨

莊瞻海眾計田二百有七十頃師曰多易必多難

吾力弗克勝堅拒之合本侍者馳書歸券公施心

彌篤乃命僧議以此田歲入明年請於官卜蓮華

峯建大覺禪寺延祖雍權管寺事田四稔所營亦

既什三大師既寂至大庚戌復容法要於幻住和

尚辛亥公按部勤郡放舟禮補陀巖下首觀大士

像毛髮不遺即造所觀之像奉之大覺自述記文

以示無窮之信公之子

時學刻其記於可觀樓

瀋王王璋 號海印居士高麗駙馬大尉瀋王也向天

延祐己未九月奉御香入山谷決心要示略曰

凡日用提話頭做工夫處覺得昏沉散亂把捉不

定時初無一點外障只是箇為生死之心不真

不切只消猛以生死無常隨處鞭策久之純熟自

然合轍未合轍時只向所參話上一捱捱住但拌

取生與同生死與同死第一不許別求方便第二

不可歸咎於緣境第三不得瞥起一念惑情雖未

到家亦不問何時可到如是用心鮮有不獲相應

者仍請陞座為眾普說乞法名曰勝

光字曰真際因建亭山中以志芳蹟

脫歡逢刺罕 丞相遺阿敦理問入山需以語要中峯

不動神情撫安黎庶此積世不肯味靈鑑真光之

驗也或若動靜中尚存觀聽未泯功勳情妄愛憎

時或出現別無方便可遺惟密以則無義味語

置之鈞抱默然自看謂父母未生時那箇是我本

別不花

示丞相號容齋居士乞無所容於聞見也

了情非工

夫而莫忘工夫非信而悟非情盡而不

以正信為

根本也謂信者何最初要信自心是佛

惟佛即心

曠大劫來本來自性義積劫來未明情識

也但只信

道有箇自家佛性就今更別不信再成

纏縛墮落生死都不要別求道理惟念念扣已而  
參於參之頃如救頭然如遇怨敵寢食俱廢寒  
暑兩忘馳求不斷而自斷諸緣則心華燦發矣此  
不懈不廢不失不忘機緣偶觸則心無一法為障  
心既悟則十方世界是箇大解脫門無轍左右逢  
為礙自然頭頭上顯進退合轍左右逢

般刺脫因院使號同菴求語要於中峯和尙略曰如

向何處安身立命話置之日用中默然作此想便被箇  
要作一切想亦不要作修行想纔作此想便被箇  
修取名字籠絡在聖見中於都不作想處依舊默

敬儼參政字威卿號主一居士諡中峯和尙以簡易

奇特元妙總該不着必欲要與正悟相親既未脫  
略於迷悟之先但將箇四大分散時向何處安身  
立命話置之案牘几席之上默默參究正當參時  
於靜開順逆不生欣厭如失至寶欲見相似不問

年深歲遠一旦工夫純熟  
知見消泯如久忘忽記

鄭雲翼廉訪字鵬南問法中峯和尚示其語略曰學

要識破世間虛妄浮幻榮辱得失等相第三要辦  
一片長遠決定心永不退轉此三要苟缺一則  
廢缺其二則失缺其三者縱使背通三藏教深讀

蔣均教授字公秉號彝菴請示法語於中峯和尚其

前拍盲坐斷猛將胸中善善惡惡諸思惟心念已  
斬一握密一斬一齊斷常令其空洞虛寂不動不  
搖然後密密將箇所參話頭默默自看政當看時

步也不要別作方便如撞着銀山鐵壁相似要進一  
爾觸倒籬籬則知生死處工夫純熟忽

趙孟頫翰林承旨字子昂號松雪居士吳興人宋宗

甫十二即好寫金剛經與僧語親若眷屬禮天目  
中峯和尚為本師每授書必焚香望拜嘗提舉江

百六日且山志卷之三檀賢

浙儒學大德甲辰延和尚於武林官舍夫婦同誠  
叩師心要為說防情復性之旨嗣是凡會聚及尺  
一往復惟以此道未明為急務每論到真切處悲  
泣垂涕不能自已迨入翰林遣問金剛般若大意  
師答以略義一卷師有淨土偈一百八首公每作  
一贊手書授之有和尚懷淨土帖又手繪觀音觀  
佛并傳師像流布人間後奉  
救撰師子正宗禪院碑記

馮子振

待制號海粟居士攸州人內外典籍無不流  
覽見子昂趙公稱中峯和尚為本師痛責之  
及乎自見和尚亦為屈膝和尚有淨土百八偈子  
振贊之其略曰我觀幻住師於幻無所住雖不住  
於幻能覺如幻人手拈古佛機數與念珠等寄數  
逾三千其實無一字若人於此中一一總無念於  
無念念佛無念亦復無所生皆淨土云何更西  
方是人見彌陀悉得安穩住并有梅花百咏

高麗白尚書

專使致幣呈四疑問中峯和尚一日坐  
逸此可信乎二曰一切佛經不解佛意但日常讀  
於理上亦有小功德否三曰別法謂佛說一切法

皆是佛法如何更說別法此是落階級之法耶生  
天之法耶四曰在家菩薩謂眼前妻子奴婢全然  
障道之本何名為菩薩此疑  
妄說和尚答之具如廣錄

鄭所南

一名思肖連江人以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辭  
科元兵南下嘗扣闕上書元人爭目之遂變  
姓名隱居吳下坐必南向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  
再拜乃返誓不與客交游唯善天目中峯和尚之  
道一日會於孝子梅應發家相對無語和尚曰所  
南何不說法答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尋棄所  
居弗居寓城南萬壽覺報二寺有田盡捨諸刹疾  
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為書一牌位  
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蓋恨不能死國事也自  
題像曰不忠不孝不孝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荒  
荒之表以為不忠不孝之榜樣宋社既墟適意緇  
黃自稱山外野人嘗著大無功十空經一卷釋氏  
併食心法一卷又太極祭煉謬餘集  
併文集及自敘百二十圖詩各一卷

張善式

番陽人從幻住游居天目最久  
嘗輯斷崖師生緣悟由語錄

明

張子華

武弁中善上也元統中賜中峯和尚廣錄鏤版於南山普寧寺未及宏通劫遭兵燹逮洪武丙寅子華得其殘編讀之惕然有省日和尚之言切實明快因事示理真對證之良藥若我之迷鈍猶有所警發況圓機之士乎乃謀於雲居菴智嵩慧澤兩上人捐橐倡緣誓廣流布時和尚之慈風未泯樂助者衆逾年奏功

國朝

王熙

保和殿學士宛平人昔侍內廷親聆法音於石於東鳴塔院之左

金之後

中和殿學士江南人奉敕作客問評註序問安大覺禪師十七年欽差張嘉謨劉之武近侍李國柱召大覺入京時金太傅亦躬造敦請

至康熙丙午夏謁大覺於西天目  
丁未秋九復游天目皆有游記

曹本榮

翰林侍讀嘗於內廷咨問佛法復奉

戴京曾

順天少京兆錢唐人在是居士菩薩行步步是居士於大覺示其略曰在是居士菩薩行步步是居士是居士正法眼事是居士菩薩行步步是居士那伽定使十二時不為十二時使轉一切境不為一切境轉斯為道人若一處光不透晚一時光不脫即本分不透脫須刻刻向父母未生前絕思維無依倚既恆且密時至道成冷眼圓明方知此言不欺人也時天目噴廢已久公謂非師無以重輝祖席遂率諸紳士敦請大覺老人居之未幾而頽垣敗壁復成寶坊至今燈燈續燄葉葉聯芳賴公助成之力也

邵大年

內史請法語於大覺示其略曰知居士志意存心佛境何處不成道場耶如諭云何以妄念漸消得至於無所貴于念起時返觀念從何起而妄



本無根前妄已去不必思後妄未至不必續現妄無住不必緣驀地拽轉鼻頭一看忽然洞徹源底方知立地成佛不為分外更有何紛華勇懈之云喻也更冀以兼善為心躬行為事利人濟物隨力行之如東湖放生一日一夜

羅為賡

孝豐令字西溪四川順慶府南充縣人請益於大覺示其略曰向者蒙問孔顏樂處承得

世祖

意忘言知濟上一宗道出常情尚憶世祖曾以此為問謹答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

世祖

此當不復以吏事為煩喧寂為二矣

呂賡泰

居士江陰人法名行新大覺云聞喪愛子非不得減愛子之痛至於本來面目則生

尹舜友

交學請大覺示云公志與人殊凡事當不存形蹟當觀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如

死苦樂何時能已高明念之

電金剛般若幸成誦躬行十二時中欲無異念須向未有幻化身世以前看是何等境界此處看透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甦欺君不得方是吾人真身真心所謂本來真面目也父母所生百年有限幻化危脆之身對境而生瞬息不停虛妄之心自好者尚不肯輕視天下古今虛妄之事尚恥不知況自己真心真身本分最要緊一大事反不識不知不切參究豈高明所宜乎有此正志如是真參無雜念起雜念亦無雜念可起若非立志真觸境無雜念起雜念愈多直饒一念不生如石壓草承公敏學下問屢音虔切不自知其言之贅也

顏賡先

居士求示語於大覺其略云塵勞中知有大

萬緣放下執持名號一心不亂若有念起須看念從何來看徹念頭起處則親見自己真面目一口吸盡西江水龐公去人豈遠哉見得自己真面目則見得阿彌陀佛真面目攜西方來東土也得撥

東土八西方也得禪淨一為致宗

張果

字環瀛法名圓印雲間上海人作宰唐昌自

業集九蓮寶典以清泰南車志仰金臺故又以  
上蓮自號因需法語於晦翁老人示其略曰參禪  
須信三世因果往復無間沒處迴避在當人善惡  
有殊致果報升沉各別非獨招不如意處之惡果  
可畏即招如意境於順境中必縱心恣意再後生  
破目前虛妄境界於順境中必縱心恣意再後生  
招不如意之若果必深若不識心達本妄情妄境  
牢不可破從無量劫來酬因感果不得超脫生死  
過在於斯若欲一時了當處因果而無為因果之  
所留礙迥然獨脫得大自在離此門無有是處  
李衛字又珍世籍彭城以宮保尚書出鎮兩浙每多  
梗陽之獄無能決者本寺克復首座於公有舊以  
獄辭上立即拿訊得釋無辜于九年復送千巖靈  
秀之額入山

四德

長白山人內務府員外出任浙省尚衣兼主

親

權憲乾隆辛丑先師因病退付際道接理方丈

無狀

常住幾有累卯之危蒙公飛檄杭府一訣得

實僧

賴以安仍委卯之危蒙公飛檄杭府一訣得

金學海

字容川錢塘人性隱厚每懷濟物意人多樂

石畫

旃檀林得無恙常滿也祖山飢餓時籍公

李本

字卓人號立齋法名際容仁和人幼孤事母孝

函益

合後復愍禪源膠擾慧命懸絲走謁金公為

陳顛

未日出霜消卒獲便靜并捐資刻諸語錄為

人天

建立大光明幢人以百年來之金湯也

之金湯

吾以為實祖山千百年來之金湯也

廟祀

名山大川為兩間物形之最鉅者形鉅則氣

之所鍾亦鉅而神必依之於是有雨澤之潤  
有貨材之生有年穀水旱之祈被以利烝民  
此報祝之所繇設也志廟祀

普惠王

西天目山神也廟在山下嘉前鄉按郡志梁  
乾化五年吳越武肅王錢鏐奏請於朝例封

王號有表  
文見奏疏

廣祐靈濟昭應孚惠王

西天目山龍神也廟額曰昭  
應在山下惟後鄉宋崇寧三

年賜額政和三年封淵源侯累封  
至王號元每歲春秋有司致祭

昭明太子

字德施武帝長子也廟在昭明峯下有洗  
眼池扁曰靈沼旁列崔張二丞亦有像

周宣靈王

廟在山南龍源橋東  
即寺伽藍土穀之祠

四真君祠

在仙殿基祀寶華洞元  
舍清歸一四仙久圯

論曰自古好道者未有不好山水者也心惟寂會  
情與清宜故舍俗而趨真雖所適多途其致一也  
是以鷲峯鹿苑大雄是居行樹寶池諸善所集乃  
至養元守丹之士皆樂有名勝而山靈亦喜得斯  
人爲不孤豈非仁知山水天與之合歟漢永平間  
大教西來合五嶽九山道士抱遺經與佛經相角  
具載藏中夫西目旣與九山之列則漢時已屬之  
羽流矣禪元皆從信入而其界貴清仙修命亦修  
性不得云渠稭爲軀殼然而意在長生不死豈若  
無死無生之爲愈哉此修真清信之所以次也是

西天目祖山志 卷三  
皆出世邊事而出世之途更廣有愛名勝而處焉  
者為棲逸此能捨富貴榮名者也有愛名勝而助  
焉者為檀賢此能捨貲財文字力能宏護者也故  
又次之乃若入世之賢生而正直死為明神斯亦  
為不虛生不徒死者故廟祀又次之自參請下此  
五者雖未盡為白足之所取尊然要俱青蓮之所  
樂顧者也後之能重天目者將安居乎

西天目祖山志卷之四

三學院苾芻廣賓纂輯  
禪源寺住持際界增訂

御書

鴻藻未摛聞於雷鼓鸞臺乍下炳若丹青神  
州席粲晏之蘿圖福舍荷郁紛之寶貺宸章  
疊錫御墨頻頒是誠夙乘願輪同敷法化者  
也志御書

國朝

世祖章皇帝請玉林禪師建道場敕

上天生民欲其保聚明未喪亂之後水旱盜賊所在  
罹殃加以風俗澆漓抵觸禁網死法死兵同一苦  
趣彼既不得正其終將寃酷幽魂何由拯拔是必  
宣揚佛法普濟沉淪庶幾於仁愛  
天心方克仰副朕頻年以來徒懷軫結而大善知識  
邈焉難遇此衷皇皇實切有待以禪師之道力高  
深至誠能感朕欲廣設慈航其可不遠相匡助乎  
法事肇修於心甚迫禪師無憚跋涉即速戒途專  
俟至止之日度生說法俾諸墮落立脫幽沉用敷  
宏願知禪師亦所樂聞無庸堅執朕計日望之矣  
順治十年五月二十日書

### 請玉林禪師皇城傳戒書

自杖錫南還時勤企念五湖烟景三江秀麗荷衣  
松食致足樂也閭闔風至秋色依依益深白露伊  
人之想自爾以來企徹禪宗勤心法寶慨佛果應  
菴之後差近聞寂今雷音雖震而北方猶若未聞  
故末法比邱少奉戒律其口談無而行在有者又  
如麻粟也茲欲於都城建立皇壇俾衲子一千五  
百人眾受毘尼戒七條一縷出自上方五戒三皈  
重宣佛義然非  
禪師親為羯磨正恐以最上慈航為人天階級耳  
惟冀荷擔如來闡明大法不辭遠道惠然肯來則  
皇城四眾重聞薈藹之香新學緇流頓長菩提之  
樹知  
禪師以佛法大事為先不以靜退小節縈念也遙  
瞻淨渡速慰悠懷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日

### 梵網經一條

梵網經云受國王位時受轉輪王位時百官受位  
時應受菩薩戒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諸  
佛歡喜  
順治庚子秋日恭書

### 聖祖仁皇帝 御書

敬佛 二字

西天目祖山志 卷四 御書

西天目祖山志 卷四  
金書心經一卷

康熙十四年孟秋 御筆

臨蘇軾滿庭芳詞

中呂滿庭芳歸去來兮吾歸何處萬里家在岷峨  
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坐見黃州載閨兒童盡楚  
語吳歌山中友雞豚社飲相勸老東坡云何當此  
際人生底事來往如梭待閑看秋風洛水清波好  
在堂前細柳應念我莫剪柔柯仍傳語江南父老  
時與睽漁簑  
元祐六年十月二日看山蘇軾書  
康熙壬子臨

康熙十六年進繳

御書硃批原奏摺

覽爾所奏進繳 御書御札并謝天恩其情一一  
悉備知道了但

世祖章皇帝御筆特賜老和尚以光佛法今遠收回  
朕心甚為不忍還賜於住持和尚收存

世宗憲皇帝 雍正十一年

御祭玉林國師祭文一道 其文當即焚

皇帝諭祭國師大覺普濟能仁禪師玉林琇之靈曰廣  
成高隱軒皇訪道於崆峒聘史棲遲尼山問禮於  
柱下唯三教會歸於一本故聖功通徹於禪宗爾  
玉林琇早脫塵凡勤思妙果慧根超悟直叅正見  
之源源語錄淵微克闡真如之旨受恩

皇祖賜號國師膺  
召對而不事誇揚享榮名而彌加冲晦樹佛門之模  
範智月長明開覺路之津梁宗風丕振朕披尋舊  
帙特沛新綸式布法筵爰陳清供於戲明心見性  
褒碩德以流芬興善能仁導烝民而錫福惟期鑒  
格來享  
香馨

并賜

御書禪源寺 額懸天王殿

傳燈心印 額懸國師塔

高宗純皇帝 乾隆十六年南巡賜

御筆墨刻心經一卷

乾隆四十九年南巡

欽賜石刻無量壽經兩卷

敕諭

天章郁郁光被祇林聖翰洋洋恩榮法苑自

昔崇信三寶之主未有若我

章皇帝之妙契禪源宏揚法化道彰遐邇澤洽

智愚當時祝

嵩華永鑄貞石志敕諭

世祖章皇帝諭玉林禪師敕

皇帝敕諭朕惟立綱陳紀敷政而易俗移風見性明  
心傳教以彌民覺世考其功業則事有殊途論厥  
精微斯旨歸同軌然邈無生之真諦不緣意象以  
求證般若之妙源非因文字而顯欲向大千之覺  
路先皈不二之度門賴初祖之既來遂法衣之不  
絕燃燈而照昏曠建鼓以醒愚瞶爰指善誘之津  
誕施方便之力付法將逾百代知名何僅千人莫  
不宗旨共扶流風大闡用慈悲而度天下佐平治  
以化民生允有裨於盛時故恒尊於歷世茲聞爾  
僧通秀慧通無始智洞真如續五葉之正宗萬法

從而歸一屏六根之邪識四大是以盡空埽末世  
之狂禪秉如來之正覺誠超生融之學而迴播觀  
肇之名者也朕俯詢法器待樂聞無漏之因用是  
期沛無爲之治而虛席以待樂聞無漏之因用是  
特遣司吏院掌印官張嘉謨頒賜璽書遠延幢錫  
爾其遄驅象馭早踐龍墀陳密義之慧空贊皇猷  
之清淨嗚呼順風而問朕將同訪道于崆峒計日  
以來爾尚效朝宗之江漢欽哉故諭  
順治十五年九月 日

### 敕封大覺禪師諭

皇帝敕諭朕惟迦文設教濟渡衆生所以直指津梁  
而超登彼岸者惟以明心見性爲宗然實意當前  
本無知解但緣執著妄想不能證得故涅槃會上  
多子塢前瞿曇拈花金色微笑此正法妙心之所  
由傳也西天四七東土二三五派分芳一燈相續  
而臨濟一宗禪風獨勝朕萬機之暇披閱典文深  
究道統之傳知三教一理非有殊途其要俾人各  
復其性而已法門宏開得之者代有其人維爾禪

僧通秀早空諸有久悟無生盡解脫以會真如超  
矣情而標妙覺蓋紹滹沱之正傳而續佛慧命者  
也是以遣官齋敕延至禁林詢以性命之旨悉皆  
不滯筌蹄不揚元要觀其矩度端嚴風規俊邁足  
知梵行道心早已明徹無瑕脫畧塵境者矣故名  
重釋林品高法衆俾聆其宗旨者咸洞豁疑情頓  
開覺性洵佛裔之龍象而宗鏡之上乘也是用封  
爾爲大覺禪師錫之敕印於戲覺悟羣倫化通萬  
物道有洽適理無二歸爾其益闡宗風演諸佛之  
祕義使仁風永扇慧雨常垂式導愚氓脫離迷網  
以助朕膺民成俗之至意焉欽哉  
順治十六年四月 日

### 加封大覺普濟禪師諭

皇帝敕諭朕惟教闡西乾法流東土付妙心於四七  
傳正果於二三莫不以參悟透脫者爲真乘操履  
純一者爲法器故南嶽不汚垂護念於庾嶺馬師  
大用揭震喝於雄峯以至滹水念黃蘗之宗高峯  
繼雪巖之緒源遠流長良有以也朕殫心誠正遜  
志危微務期於道岸誕登允懷乎德修罔覺因念

西天目祖山志 卷四 敕諭



夫禪躬立政聿本於見性明心大道本同精義無  
 二緬思宗派必有高人聞禪師通琇臨濟嫡傳  
 笑巖近裔心源明潔行解孤高故於戊戌之秋特  
 遣皇華之使聘來京闕卓錫上林朕於聽覽之餘  
 親詢釋梵之奧見其機鋒峻利論義圓通直指向  
 上之關信稱諦當證徹無生之旨不落言詮實獲  
 我心深契予志間泛及於衆說亦博綜乎百家名  
 理恒超決疑無滯洵法門之龍象禪苑之珠林者  
 也用是特降褒綸賜號大覺方欲久畱瓶鉢時聽  
 伽音冀朝夕之啟予庶歎成夫元旨而禪師欲全  
 子道祈盡孝思堅請還山勉襄石塔遠追目捷連  
 之度母近承陳尊宿之養親有裨人倫克端風化  
 朕俯徇其願敕護遄歸惜山川之既遙倏夏秋之  
 已隔永言遺韻惓惓於懷追惟對御之言實發大  
 乘之祕傳燈可續未法所希爰是復降溫綸加封  
 大覺普濟禪師賜以紫衣並予金印遣使齎往昭  
 朕眷衷重揚法席之輝永鎮山門之寶於戲龍章  
 載錫式增慧日光華堪服新頒克紹佛衣法數祈  
 承顯命益勉勤修欽哉故諭  
 順治十六年十月十日

請大覺普濟禪師建道場敕

文見御書

皇壇戒牒

皇帝敕諭朕惟佛祖之道明心見性止惡防非開正  
 覺之門趣菩提之路教至重也然定慧等學以戒  
 為先經論三藏非律莫備比見祖庭秋晚律學荒  
 蕪非大揄揚無因勸勵是以特設皇壇宏開戒法  
 三師選傳佛心印之高流七證擇發明祖意之大  
 德授戒子一千五百人復虔捐孝獻莊和至德宜  
 仁溫惠端敬皇后內帑遺財成就三衣用廣檀施  
 兼資冥度惟願宿因不昧種智常明汝等新學沙  
 門宜端謹一心奉行十重克究毘尼道果廣明心  
 地法門三乘自此而發生五分因茲而建立交光  
 相羅如寶珠網圓澄瑩潔若淨瑠璃受持不昧於  
 初心始終無犯止作雙明於事理輕重必導由是  
 而真參實悟破生死之重關達本知源透向上之  
 關振遠酬虛舍之恩近守波離之化庶不負朕教  
 導至意茲因給汝戒牒終身攜佩廣行軌範宏闡  
 宗乘或行脚於諸方或潛修於蘭若所有十方伽  
 西天目山志 卷四 戒諭

忽藍隨緣演化關津隘口驗實放行爾等欽承之毋

今據戒子某某係某某府某某州某某縣係某某籍姓某係父某某第幾子在家習某業而某身某於某年某月某日於某府某州某縣禮某某為師出家剃度今遇

皇惠汪洋開恩施戒業於順治十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於愍忠寺普潤律師處審是淨器如法先受沙彌戒訖又於本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於愍忠寺普潤律師處審是淨器兼無病障如法先受比丘戒訖幸蒙

帝德同天特建

皇壇於慈壽寺延請傳佛心印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浙江湖州府武

康縣金車山報恩寺敕封大覺普濟能仁國師為菩薩戒得戒大和尚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普受大戒

錫摩阿闍黎行岳教授阿闍黎行岳

尊證阿闍黎行峰

行灌

行卓

行咨

順治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給

唐肅宗皇帝敕內給事孫朝進驛騎迎請慧忠禪師

手詔

皇帝信問朕間調御上乘以安中土利它大士共濟羣生師以法鑑高縣一音演說藏開秘密境入圓明大悲不倦於津梁至善必明於兼濟尊雄付囑實在朕躬思與道安宣揚妙用廣滋福潤以及大千傳罔象之元珠拔沉迷之毒箭良緣斯在勿以為勞杖錫而來京師非遠齋心已久副朕虛懷春寒師得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宋理宗皇帝請曇印禪師說法墨詔

和尚蘊道西山超宗上地祚國

導民多所饒益遣內侍王福榮馳諭願聆法要寧望來儀

西天... 卷四

明洪武皇帝諭善世禪師板的達

禪師自西而來朝夕慕道務在濟人

利物朕觀禪師之立志也甚堅其歲月之行甚深故得諸方施供善者頂禮惡者懼心前者東達滄海而禮補陀旋錫錢塘而暫禪天目中國之名山遂禪師之意復來京師駐錫鍾山之陽日禪巖穴禪師之所以元中仰觀俯察志在神游入極惟神天昭鑒朕今敕禪師凡欲所向毋自猜疑樂自然之天地快清淨之神魂豈不道成也哉

永樂皇帝十七年

六月十五日於西華門進呈禪語

至中峯廣錄機緣語句照依年代次第編集各分門類如近代禪宗編的禪宗類聚合無依那等編修奉 聖旨只依禪類聚去編

萬曆皇帝敕諭天目山萬壽宮奉安道藏

朕發誠心印造道大藏經頒賜在京及天下名山宮觀供奉經首護敕已諭其繇爾住持及道衆人

等務要虔素供安朝夕禮誦保安眇躬康泰宮壺肅清懺已往愆尤祈無疆壽福民安國泰天下太平四海八方同歸清淨善教朕成恭已無爲之治道焉今特差道經廠御馬監左少監魏奉賚請前去彼處供安各宜仰體知悉欽哉故諭

表劄

下言於上之謂表非表非狀之謂劄蓋海門

天目臨安險行在於偏安寶軸琅函語錄賜

流通於廣錄既關形勝復闡宗猷志表劄

表

宋傅伯通上高宗皇帝行在

顧此三吳之會實爲百

世之基郭璞占之有與王之運天目雙峯屹立于斗牛之上海門一點橫當乎翼軫之間臨安集秀

氣於軒轅吳會孕祥光於樞府會稽北固堂堂乎  
天外之山京口姑蘇渺渺兮域中之澤四神具足  
入景寬容山勢北來有朝海拱辰之象水流京去  
無鬼劫陵奪之憂鳳閣龍樓正當辛地捍門華表  
恰值星河上合東宮天市之垣下接禹貢揚州之  
域然而金匱凌雲雖少府有積年之聚廉貞妬主  
必大臣多持柄之虞昂日星虧武臣多咎鬼金位  
起闔寺施權文曲多山俗尚虛浮而詐少微積水  
人多文飾而貪雖云自昔稱雄實乃形局兩弱積  
宜為一方之巨鎮不可作百祀之京畿駐蹕僅足  
偏安建都難  
奄九有云云

元釋慈寂進天目中峯和尚廣錄表

皇帝福蔭裏大普慶寺臣僧善  
達密的理誠惶誠恐昧死謹言臣聞佛之生去中  
國十萬里其歿距今二千餘年故傳道寢微而言  
禪最病拘則泥乎物誕則離乎真真離而誕益勝  
故今之眩誕自我者皆誣禪以亂其教其的傳真  
悟超然獨異於是者實惟天目山佛慈圓照廣慧  
智覺禪師中峯和尚明本本嗣高峯原妙妙嗣仰

山祖欽欽嗣徑山師範於法系上沂臨濟義元為  
十五世之祖本距菩提達磨實二十九代之法孫  
也臣謹按先師明本道德行業衣被禪林孤光絕  
響振耀海寓仁宗皇帝常遣近臣賜衣錫號英宗  
在御渙汗繼述恩數有加及乎文宗以臣先師之  
素所履簡在聖心於是賜諡與碑諡曰智覺塔曰  
法雲今復際遇皇帝陛下賜諡與碑諡曰智覺塔曰  
軼百王皇建有極崇信佛學垂護正宗遂敢輒冒  
天誅復有懇請蓋自達磨傳佛心宗盛東土雖  
代有得法稱師者然具大辯才大智慧於其教法  
扶衰拯弱建正摧邪有功德乘者亦罕見焉惟五  
季永明智覺禪師延壽慨念天台慈恩賢首性相  
三宗互相矛盾乃集三宗知法之士更相設難而  
以心宗旨要折中之於是著宗鏡錄一百卷其書  
既行後賜入藏宋元祐間明教禪師契嵩憫世儒  
闢佛太甚而不知學佛陰禪王化遂著書曰輔教  
篇三卷又念釋迦文佛至曹溪六祖授受而下  
歷代諸師譜系不明復著傳法正宗記十三卷其  
書亦賜入藏今臣先師明本痛禪學之弊無如今  
日用救其弊以身先之其所著書因學者不能廓

悟心神徹法源底每以聰明之資於古德垂示第一義諦處輒領覽為已解也於是著信心銘闢義嚴徵心一卷每以講學之士不能無辯詰也於是著楞嚴徵心一卷因學問者不信有悟門而溺於邪見未得謂得未證謂證也於是擬寒山詩一百首又著幻住家訓一篇以發明真象實悟之旨因學者每每致問隨問而答久而成篇曰山房夜話一卷於戲先西話一卷續集一卷語錄十卷別錄十卷於戲先師豈好辯哉蓋有不得已者也今遂總加哀錄而槩題其編曰天目中峯和尚廣錄隨表進上恭望天慈鑒臣先師之所以立言非邀生榮非覬後福蓋以禪學之病沈冥膏肓有大醫王不忍見聞於是鍼砭不切無以中其會俞湯劑不苦無以蠲其沉痾是所以對症之良藥衛生之妙道其旨意如此逮與永明教二師之所垂訓實相表裏二師所著之書故宋既賜之入藏與諸佛菩薩之所宣說者並行而不悖矣伏念臣先師明本遭值聖明之恩渥周至光寵蕃錫獨其遺言未得與永明教之恩渥周至大藏以故臣夙夜憂歎懼有墜逸伏望

皇帝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容臣蠖蟻之志鑿臣草芥之誠將臣所進先師明本廣錄三十卷特賜入藏佛學幸甚臣干冒天威下情激切屏營之至謹奉書隨表上進以聞

謝降賜廣錄入藏并封號國師

臣善達密酌理昨于日不懼天誅以臣先師元統二年正月初十日欽奉聖旨頒降廣錄但有大藏與經律論並傳念六日藏流通詔文林郎藝文監丞叅檢校書籍事臣揭侯斯序於其書之首仍賜臣先師明本號曰普應國師欽此臣申謝伏聞道匪言傳况一本號曰普應旨理由事顯非百家世諦之譚明大用於機先振言獻於語下伏念臣先師明本棲巖谷言滿寰區當禪林搖落之秋孰為衣芘住覺海圓明之域獨在流通故其徒雖默默真叅而其道必言言後闡於是風水為韶濩聞者意消獅子絃響絕眾音摩尼珠體非一色蓋以力扶其宗教豈圖上達於宸聰蒙一覽之清光加國師之殊號復頒朝旨賜

西天目山志卷四 表劄

列藏函寵煜山林恩榮泉壤此蓋欽遇皇帝陛下  
道隆聖統心契覺皇蘿圖似黃金輪常持四天下  
沙界如寶珠網交現重光中世昌釋子之正宗日  
效封人之三祝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以聞

劄

元順皇帝賜中峯和尚廣錄入藏院劄

皇帝聖旨裏  
行宣政院准

宣政院咨元統二年正月二十六日篤連帖木兒  
法薛第二日延春閣後咸寧殿裏有時分速古兒  
赤馬札兒台等奏在先好師德每撰集來的文字  
奉皇帝聖旨教刊板入藏經裏有來如今為這中  
峯和尚悟明心地好師德的上頭奉札牙篤皇聖  
旨他根底也立了碑來如今它撰集來的文字都  
是禪宗裏緊要的話語有如今依先例將這文字  
但有藏經印板處教刊板入藏經教揭監丞撰序  
加與普應國師名字俺行與省家文書教與宣命  
呵怎生奏呵奉聖旨那般者教火者賽罕院使皇

奏疏

奏者狹小其辭疏者條通其意晉嘗答天問  
以妖徵梁則請山呼於徽號繇是三多致祝  
而効華封千聖營檀而遵分衛言猶足證事  
未全湮志奏疏

奏

晉竺法曠奏簡文皇帝諮弭妖星

帝遣堂邑太守曲  
安遠賈詔問師起

居并諮以妖星請師為力答其奏畧曰昔宋景修  
福妖星移次陛下光輔以來政刑允輯天下任重

太后根底啟呵那般者麼道懿旨了也欽此遵外  
咨請欽依行准此除外使院合下仰照驗欽依施  
行須議劄付者右劄付杭州路南山大  
普寧寺住持准此元統二年五月日印

萬幾事殷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惟當勤德政以塞天譴貧道自當盡誠上答正恐有心無力耳

吳越武肅王奏請梁末帝封西天目山神鎮海鎮東

浙江東西等道觀察處置營田招討等使兼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封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使持節潤越等州刺史上柱國彭城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百戶臣錢鏐上言臣竊惟領轄杭州西天目山環周八百里既廣而大直上四千丈雖高不危壯蕃服之具瞻固皇朝之萬壽者也實惟衆神所居百藥所出與雲致澤民物賴以生成作鎮敷靈江湖藉其保障自臣討伐克徒皆降陰兵祐助乞依神例封山為王伏候寵命俯俞永垂祀典無任望恩激切之至  
乾化五年 月 日

國朝釋行淳為繳

世祖章皇帝所賜玉林國師 御書奏摺

浙江杭州府天目山師子禪寺住持臣僧行淳謹

奏為遵 旨進繳御書御札恭謝天恩事臣僧係福建延平府將樂縣人於順治五年皈依先本師 敕封大覺普濟禪師座下侍奉巾瓶者二十餘年承先師付囑嗣法先住報恩寺復奉遺命今住天目山竊念先師山林野衲於順治十五年間蒙世祖章皇帝特召赴京荷 先皇隆禮有加恩眷逾渥臣僧當日得隨侍左右時觀 天顏仰觀乾光闡揚佛法揮灑宸翰當即頒賜先師慎密珍藏萬世祕寶更有密札先師在日已付丙丁即寬恕芾溪一札臣僧見有稱呼字樣不敢存後亦付丙丁矣敬存 御札御書共三道虔付 聖主佛心特崇恭齋 御前伏惟 睿照恭逢 垂採訪爰命繳進為此具奏并謝 天恩臣僧無任屏營瞻仰之至 原本硃批文見御書

疏

梁太子蕭統請停吳興丁役

震澤築溪岸防殺蓄天目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  
誠矜恤之至仁經畧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  
未萌難睹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  
移即日東境穀價猶貴劫盜屢起所在有司皆不  
聞奏今征戍未歸強丁數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  
吏一呼門動為人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  
齊集已妨蠶農去年倉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  
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人間  
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  
地已罹其殃不審可得權停此工待優實以行聖  
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  
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

宋謝枋得張真人生日

漢代喜屈元宵之節欣逢誕日山中謁雲氣生神於  
庸凡心君素昧崇奉真法應無一縷之功恕道咎  
師難掩萬端之罪久欲申於自訟庶得赦於愚蒙  
紫府千門正是扁之夜璇壇九陛已承駐蹕之  
儀柱漿聊效以奉卮檀炷濃焚而奏牘伏願扶持  
大教保佑羣黎劔印輝凝自可推銷於鬼膽箕裘  
慶遠所期紹  
繼於宗風

元釋明本建聖節道場

預於今月某日啓建金剛無量壽道場一月日逐  
日披閱經文宣持密呪稱揚聖號所集洪因端為  
祝延今上皇帝聖壽萬安右伏以丹書詔世動山  
河社稷之權紅日麗天慰草木昆蟲之望恭臨聖  
誕虔奉佛乘宜祕密之真詮祝綿長之睿算恭願  
鞏固至尊而福壽但某下情無  
任瞻天望恩激切屏營之至

又師子禪寺啓楞嚴期會

明少室密付單傳之厥旨誦佛頂萬行首楞嚴神  
咒答神靈一切時守護威權篆爐焚香首楞嚴神  
炬吐曇花之瑞惟茲勤策以助進修伏願以大回  
覺為我伽藍念念悟心達本踞菩薩乘修寂滅行

西天目且山志

奏疏

三



處處發真歸元期佛果以常圓資法輪而大轉但某下情無任云云

又師子院化糧

子天目山三十五年開拓水赴雲奔獅

飯籬邊打發須憑筆端下施來倒廩傾倉萬斛珠光明璀璨考鐘伐鼓滿堂僧意氣崢嶸既灼然規遭塞斷咽喉宵諱道不曾齧破粒米鉢孟兩度溼助我飽參毛孔七日香報君多福

元釋惟則天目山化僧堂

安之作堂為我居僧天下記永

山中紹臨濟之正宗就懸崖掃去劫灰向關市推開施藏聽香嚴擲瓦礫總是家珍看趙州拽木頭便成鋪席拓鉢待魚鯨五吼下牀與龍象交參過禪版來過蒲團來著著得知落處見燈籠笑見露柱笑重重打破疑團此話既行何事不辦

明陶望齡為梅谷上人化山居

萬應癸卯子會梅谷

座中先生稱之為理窟後四載予入法華山上人荷杖來訪時山中秋雨泉聲如筑為畱數日語予

愚鈍不能深領妙契其教而當機無隱一幅熱腸意甚感之上人雲水三十年徧游名岳所遇之耆宿如辨融月心諸老猶未當其意高視潤步口如布穀氣拂雲漢予不能測也自言年老倦游將縛茅天目庶幾老且死於死關活埋之閒焉而乞資於士大夫之信道而樂施者予貧無以助也為賦偈以資其行十萬八千煙水路一千七百葛藤窠眉毛落盡芒鞋破埋向山中老土坡雪花一片語當機生鍊稜稜鑄面皮莫將和雅迎陵舌去伴當年獅子兒孤峯獨臥老拋書片衲單丁手斫畚冬雪斷煙冰斷溜看君一口嚼空虛

明蓮華峰奉安道藏

具職臣謹奏為欽奉當今皇

神聖之帡幪治國安民仰道天之默相欲消疵癘須仗真詮繇是發誠印造道大藏經一藏欽命御馬監大監魏奉請送天目山萬壽宮安供謹取月日為始特命宮道啟建金籙祈天請佑福國祐民消災集慶安奉藏經吉祥好事五晝夜至日圓滿修設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位伏願龍章鳳篆鎮

萬年香火以綿長玉歷金科奠億載皇圖而鞏固元風永播道月常明欽此臣欽承惟謹依教奉行

論曰自昔賢聖之君多果位中人慈愍衆生故乘願輪以治世華嚴經云歡喜地出為閻浮提王蓋可證也欽惟我

世祖章皇帝討平流寇克奠神京變刀山為功德之林化火坑成清泰之域既臨

宸寓以宏護為心詔封大覺首啟道場拔冤酷之幽魂次建皇壇施妙善之淨戒廣敷法化畢體羣心非大權示現曷能臻此推之前代若唐宋之詔忠

曇元之劄廣錄明之諭善世頌道經是皆演暢元風光隆耆宿不忘付畀之重者也世間文字以墨寶為重謹將

敕書章奏等並錄於此卷之首亦知吾天日叠蒙上眷特異諸方當不徒泉石增輝而已也

藏書

天經地緯奚論竹素千秋海墨林毫詎數石倉二酉各闡所宗之要並垂不朽之奇或或人文諄諄世範志藏書

釋藏

天目山禪源寺大藏經律論梵本五千四十八卷康熙

八年僧那照公自金陵請歸本寺 又經律論書本全藏康熙十年夏初

太僕王鶴山送至

世宗憲皇帝御選語錄十四本 雪巖禪師語錄

高峯禪師語錄 斷崖禪師語錄 中峯和尚廣

錄 懷淨土詩一百八首 菴事須知 繫念佛

事 梅花律詩一韻百首並中峯和尚著 天目山居詩

七十七首次壽禪師韻布衲雍禪師著今存其一 義感集弔照堂慈

寂禪師詩偈天台竹居可西堂集 楞嚴會解天如則禪師著 和天目

梅花詩一百首持天印禪師著 昭明三要語錄毒峯善禪師著

紫柏大師集 憨山大師集 法界安立圖說唯

識鏡會義記一卷正量論請益筆記一卷牧牛圖

續集并同歸論一卷字母源流一卷山居話一卷

貝林仁潮禪師著見舊志 密雲禪師語錄 天隱禪師語錄

雪嶠大師語錄 雲棲法彙 玉林國師語錄

美發禪師語錄 骨巖禪師語錄 雲居禪師語

錄 全庵禪師語錄 苒溪禪師語錄 南谷禪

師語錄 形山禪師語錄 晦石禪師語錄

師乳錄 剔燈錄賓主錄 澹如禪師語錄

松溪禪師語錄 有于禪師語錄 聞學禪師語

錄淨土詩一百八首 行脚銘恬菴提唱道謙禪師著

梵音禪師語錄 峻極禪師語錄 巨源禪師語

錄 旅亭禪師語錄 文遠禪師語錄

道部

蓮華峯道藏經書五千卷萬歷年賜燬於火 叅同契五相

類二卷漢魏伯陽著 論神仙詩十二首晉歸一真君許邁著

元鑑五卷三洞要畧天台山記唐希默子徐靈府著 天目

山真鏡錄宋唐子霞著 道德南華經注元阮日益著

術數記遺漢徐岳述天目先生所口授者

儒部

聞復閣藏書一萬三千卷宋洪忠文公咨夔藏於寶福院者 兩漢詔

令三十卷春秋說三卷擊抄一百卷內制及賦詩

文三十二卷奏議三十卷并洪忠文公著 琴餘雜言徐

曉山夢吉著 梅花百詠元待制馮子振著 涵虛子天目梅

花詩一百八首見舊志所載今失 谷隱詩集洪鉞著乃舜俞父號

日谷隱有詩名

論曰天地間之愛重者莫若圖書是以胸富二酉

納須彌而無遺學貫三才注涌泉而不竭山之藏

書亦若石之韞玉水之含珠天目之有釋藏宜矣

而魯壁金聲之籍秦關紫氣之言以及稗史魚經

昔皆富有嗟乎欲讀其書今則亡矣惟馮海粟梅花百咏僅可一見餘概不可得而覽焉請問其目猶有存者因嘆古人之用心喜名山之不俗弗忍淪沒特為梭剔表而出之使後人居此山者深懷舊之思振開來之美誠所願爾茲自大覺國師下增入先後住持語錄二十餘種以備參攷雖機辯縱橫遠邈幻住而錐心刺骨亦時時于唇吻間迸露祖機且今後之觀者信知脉脉相傳針針不錯耳至若宗旨優劣質諸具眼者當有定論焉

碑記

靈嶽鍾秀挺金石於相宣宏篇寫生彰人境於不奪披文以相質傳言事之美係綦重矣信愛護於巔巔慮蝕磨于霜雪志碑記

宋洪景盧西山亭記

天地發育萬物孳成於西故名山川多西今夫所謂瑤池崑崙

閩風元圃日月之所避隱神仙之所窟宅正在流沙弱水外中州指為西故其扶輿英淑之氣渙而宅之雖一巖壑一樓臺地無中邊亦莫不爾杭漢汝陰之西湖潛洪蜀永之西山嘉之峨眉巴陵岳陽之樓黃之臨臯金陵之賞心白鷺揚之平山吳之蘇臺茂苑荆楚之雲夢郢之白雪滁之琅琊九江之庾樓皆延庚挹辛賓夕陽而導初月較奇品勝於登臨最宜云

宋侍郎俞烈洪氏可菴記

臨安天目山之西麓有逸民洪載字彥積別號耐翁

以力農起家衣食屨屨而給愛泉石若嗜慾相攸紫薇巖之右得佳山峭壁峻層圭角冒土欲出荔

蘇碧潤班班呈露翁放杖嘆息曰是必有異呼奴  
具畚鍤厲斤斧剪薙榛翳輦除土礫則峯巒效奇  
直如立笋平若截肪岑銳獻疊爭見姿態紀有端  
緒則銳意欲成之湊歲歉饑鳴傍近村民用一錢  
移擔土以場治凹下灌樹蓄翳既芟除之泉脉欲  
流復醜導之則平衍清深嵌巖宛曲各有奇狀于  
是名其石之翼然欲升者曰飛雲峭然凝竚者曰  
玉筍窈窕然清深者曰藥洞呀然深窳者曰金鼈泉  
有峭立石壁而形有巖窟蹲負其下者曰金鼈泉  
眼流珠濺沫不為旱潦增損者命曰靈泉闊微徑  
上飛雲頂築亭其巔命曰盤雲取樂天牛氏石記  
扁曰可菴翁宴游藏息之地也菴之數步有長春  
鳴西瞰清池曰含暉徑直前依山植桃數十百株  
方春時和霞錦燦爛名曰小桃源稍西則為歸歿  
之塋始翁得此地神怡意適謂是已足吾心計當  
生死此中坐而對石則眼恍然明因支石則意  
灑然醒客或扣門管領登山擊鮮醉釀必極其酣  
適然後已間客譽石之辭則喜見顏色每疑其嗜  
好之異其中必有自得而人不能言者昔白樂天

宋魏文靖了翁天目山房記

謂石無聲無文無臭無味而奇章公待之如賓友  
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其趨向之偏亦如人之  
嗜好鹹酸非澹適和平之正王涯別墅有流泉佳  
木而重墻複壁顧不能庇書畫卒赤其族嗜尤物  
而錮之其近禍乃如此獨翁清不近名錮不近禍  
今亡矣竟葬其下其道機人物能與此石俱存亡  
者歟詣吾廬請記者翁之孫咨夔以儒學登第  
今分教饒學與余交好遂為之記其顛末如此  
潛讀書天目山下寶福寺寺觀深舜俞合新故事  
得萬有三千卷藏之間復閣下如李氏廬山故事  
而移書屬余記之余少誦蘇文忠公廬山記謂秦  
漢以來作者益眾書者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謂  
近歲市人轉相摹刻書日益多萬紙而士皆束書不  
觀游譚無根嗚呼斯言也所以開警後學不為不  
切至矣而士之病今未之有瘳也無亦聖遠言湮  
愈轉而愈失時異事改愈變而愈下學士大夫讀  
之而不知其味行之而不見其端則亦舍之云耳  
且古之學者始乎禮樂射御書數蓋比物醜類求

西天目山志 卷四 碑記

仁入德皆本諸此今禮慝樂淫射御書數有其名  
無其義六書之法惟小篆僅存而莫知好之為士  
者十多以善柔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格物之要也今  
中誠性命天道鬼神變化此致知格物之要也今  
往誠以善柔為仁果敢為義依違以格物之要也今  
為誠氣質以鬼神為性六物以為命虛空以為天道也  
冥漠以為情以貪神為欲以反經為權以捷給為才以  
譎詐為術聖賢之言炳如日星而師異指殊其流  
弊乃爾若夫先王之制又在所當講而風氣既降  
名稱亦訛有一事而數說一物而數名學卒之不合  
之質也井牧居民之良法也而邱乘伍卒之法而百  
則參以管仲稷苴之法封建經國之大務也而百  
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異制賓興之法自  
邃古以降自王畿以外無文則約諸鄉遂之教郊  
邱禘祫大事也或以郊邱為二或以禘祫為一廟  
學明堂先務也或以為異所而殊制或以為一廟  
而八名七世之廟常典也而殷六廟周二祧或親  
盡而毀或宗無常數莫知折衷三年之喪達禮也  
而有謂君大夫士廬服異等又有謂君卒哭而除

皆莫敢以為非大抵始去籍于周末大壞于秦缺  
望于漢而覆于五胡之亂二千年間憑私臆決罔  
聞于行帝號官儀承秦舛矣郊祧廟室踵漢誤矣  
衣冠樂律雜胡制矣學校養不賓之士科舉取投  
刺之人資格用自陳之吏刺平人以為軍而聽其  
坐食髡農夫以規利而縱其自奉授田無限而豪  
奪武斷以相尚也出泉輸租而重科折以相蒙也  
嗚呼生斯世也為斯民也而讀聖賢之書以求帝  
王之法使其心曉然見之且無所以用也況眾言  
淆亂始於春秋戰國之壞制中以秦漢晉魏之雜  
儀終以鄭王諸儒之臆說學者之耳目肺腸為其  
所搖惑而不得以自信以是根本不立而利祿得  
以移之文詞得以溺之則有口道六經而輯為文  
詞隨世以就功名者矣六經之書孔孟未及行也  
今二千年矣而猶莫之行也余長而有聞晚益多  
懼舜俞以藏書屬記願以所懼者相與切磋究之  
嗚呼其亦以余言為過矣乎

元學士趙孟頫敕建西天目山獅子正宗禪寺碑記

西天目山志 卷四 碑記

天目距武林西北百餘里兩峯峯嶺雄蟠天末浙  
右名山咸走其下雲雷出沒宵然而深邃巍然而  
峻高神仙化人之所都自端倪呈露雖飛走亦有  
所不到安有塔廟之可營廣眾之能居者至元丙  
子皇元革命疆域播清寧之頌山川無夷險之分  
兩漲禪河風馳法運無往而非刹幢也已卯春高  
峯禪師原妙自龍鬚雙髻孤錫橫飛捫木攀蘿直  
造獅巖倚松結茆晝夜危坐法昇涓謹踵武而至  
明年揭石壘基以廣其廬里人直翁洪喬祖密扣  
元義伸弟子禮且輸材力為斧斤倡又明年辛未  
聞風來集戶履漸盈師徙居張公洞揭死關二字  
示十方坐斷萬緣寢息諸機獨營舫室屏絕器用  
崖傾壁立路絕門懸萬里學徒益加奔轅癸丑直  
翁首施嘉禾田二頃易近郊映土五十畝有奇乙  
酉圓通殿成至丁亥僧堂庫院明樓庖福指顧如  
意者敲鼓伐鐘深鞭痛策提警無虛日辛卯運使  
臣瞿霆發施大田不納買山田二頃以資日用明  
年卜蓮華峯大覺正等禪寺元貞乙未師知時至  
囑院事以甲乙相承事定入滅即死關而塔已而  
遺風盛扇暑寒屢換龍象益臻越十七載至大辛

亥棟宇以嵐蒸霧蝕凜凜將壓上首弟子了義大  
鳴化緣首建僧堂明年恢拓宣明室越二年延祐  
甲寅更新庫院行堂大室又二年丁巳撤圓通殿  
為閣上崇聖像下做法堂鼎構香積海于東隅增  
置梅檀林于西極惟山門佛閣方丈盡餘力而併  
新之鱗鱗玉礎井井丹楹光侔日星勢壓雲漢禪  
板混十虛之色定鐘轟萬壑之雷真風扇而物理  
平道場興而化機備瞻眾之土先後增置八頃有  
奇四祠堂記以書其畧寺僧持事狀遠來京師請  
記以文而開府儀同三司普覺圓明廣照三藏法  
師般刺邪室利往年嘗至其處一日侍天子燕閒  
以高峯道行及獅子正宗禪寺道場上聞天子嘉  
歎加贈師號佛日普明廣濟禪師傳旨諭臣俾為  
文記之臣不敢辭謹敘其事繫之以辭曰聖元萬  
世開皇極三代淳風混無迹堂堂佛運周五天遠  
噴神光徧疆域天目去天纔尺五高峯之高絕方  
所橫飛錫據獅子巖臥冰嚙蘂何勤苦峩峩老石  
撐死關禪心湛寂那可扳夜摩覩史忽涌現豈容  
鬼祕并神絨雲端浩浩鞭魚鼓天人來集龍象舞  
千峯月落六窗寒淵默真機貫靈府法幢安立宇

西天目山志 卷四 碑記 三



宙寧萬年聖主道隆平昆蟲草木被靈澤佛華行果俱圓成

元普應國師明本圓照菴記

無法不備之謂圓是心也

何法之可離又何時之能昧離此心之謂乎空谷道入此心莫之能照圓也照也即心之謂乎空谷道入少負叢林之傑結庵于天目山之壩陽乃生緣之所也扁其菴曰圓照句余記之余曰圓照之體不可以目觀不可以耳聞不可以意知不可以識解擬涉毫芒則圓不得為圓照不得為照矣道人深掩六窗密扇八戶經行坐臥屏絕塵緣萬慮不遣而自忘一念不澄而自瑩于斯時也圓照之體與蒼松翠竹蒲團禪版覲體交參了無回互庶其近矣不則圓照一菴名徒具耳于實奚取焉

慧明菴記

戒定堅密而發者曰慧于實奚取焉

經里之巒黃山之趾得做廬三間遂撤而新之至戊午主院事之暇命工造圓通聖像已而燈薌器玩諸供養具悉備焉思伏臘無以相繼置腴田五十畝以資之材與匠稱工與力俾上梁下宇指日而辦安禪有榻經行有地則其枯槁同志之者相承甲乙貴傳遠也慮境連村野或失于杜漸俗塵得以乘間而入乞文以記其顛末戒後之來者前不云乎所發者慧所致者明一本乎戒定夫守清禁持正念日與蒲團禪板魚鼓磬鐘互相酬酢不為外物所誘則慧之發如涌泉明之致如古鏡真風凜然導物揚化扁斯菴者其在茲焉或反是則迷妄日滋坐致淪墜豈建立之志果如是哉故直書以記之元至治二年壬戌冬十一月日

旅泊室記

老莊譏孔子旅泊於仁義而不知老莊

吾佛有云諸比丘等不自熟食寄于殘生旅泊三界為逆旅以四大殘質棲泊于其間了證本空於一生一死之外不復來矣以至理求之皆非了

義之旨焉昔直翁居士洪君證不二法門於吾先  
 師笑譚之頃嘗囑俊用二上人構山舟一區於獅  
 子巖之景疎菴舟成則君逝矣實至大戊申九月  
 十一日也越二年上人徙山舟於谷川之西來菴  
 又五年盡撤舟廬之舊廣而新之更山舟曰旅泊  
 客有以問之曰三界旅泊善聲聞旅泊於四諦辟  
 支旅泊於十惡天人旅泊於衆善聲聞旅泊於四  
 於一乘諸教已明吾亦何惑蓋不能出於三界諸  
 法也然則三界諸法能無所泊乎余曰汝問甚善  
 當知三圓鏡獨泊於太虛其十方虛空旅泊於大  
 鏡而大圓鏡所泊也且置是論還知衆生旅泊於  
 所泊而無所泊也且置是論還知衆生旅泊於  
 諸佛心海之中諸佛旅泊於衆生識田之內大法  
 輪旅泊於芥子四大海旅泊於毛腹百千華藏境  
 旅泊於蠅螟之睫無邊法界種種旅泊於方丈之  
 泊於三萬二千師子座旅泊於吾亦旅泊於吾亦  
 若泊耶不可泊耶爾還知旅泊亦旅泊吾於旅泊  
 之地而吾旅泊之地無受其旅泊者無受其旅泊

泊者亦無知其受與不受者如是悟明如是證入  
 則大小促延短長迷悟互相旅泊當念洞明更無  
 待思而知慮而解也

大覺寺無盡燈記

於畢竟空中鑿開有海向眞實地上撥轉妄輪達  
 一念之不生諸法之無盡者矣是故諸佛鏡顯  
 衆生之燈水流元在海衆生燈投諸佛之鏡月落  
 不離天相收相入不圓而圓互攝互融非在而在  
 以一燈之無盡周十界以全彰何則一乘獨朗萬  
 德莊嚴斯佛燈之無盡者矣見局因緣位標獨覺  
 菩薩燈之無盡者矣功歸四諦蹟涉二乘聲聞燈  
 燈之無盡者矣深密戒體輕安天燈之無盡者矣  
 盡者矣善根深密戒體輕安天燈之無盡者矣  
 修百行躬踐五常人燈之無盡者矣十習無間六  
 執勝心修羅燈之無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  
 地獄燈之無盡者矣識隨妄變貪與性成鬼燈之  
 無盡者矣癡愛溺心噬吞積業畜生燈之無盡者  
 矣良由染淨緣空聖凡情盡一心圓鑑萬法齊觀

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此無盡燈之無盡  
 者矣大圓覺場開蓮華峯有旃檀林龍象圍繞梅  
 野居上張公叔夏施財造無盡燈一座復捨映田  
 若千畝用充膏油持以供養工師出巧珠轉玉回  
 浮幢王刹殆不是過位置十面面各一鏡鏡各一  
 佛中然一燈交光相攝外以彰法界之無盡內以  
 標事理之不窮即圓覺之摩尼珠雜華之寶絲網  
 也原夫燈無意於投鏡而鏡自含鏡何意於攝燈  
 而燈自入是燈也使龍潭啓虛空口吹毘嵐風而  
 不能滅是鏡也使東平展巨靈手奮須彌槌而不  
 能破是故居士即之而與無盡之施匠氏因之而  
 獻無盡之巧蓮華得之而作無盡之莊嚴大眾觀  
 之而為無盡之佛事或者遽以燈為心鏡為法界  
 以燈為理性鏡為事相是皆謗也或總不作是觀  
 亦不能外吾謗之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鳥出  
 其無盡燈各各具足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鳥出  
 乃天羣幽以之而亡一非心非法非理非事一鳥出  
 名目吾無盡之光想吾無盡之能造苟欲耳吾無盡之  
 則燈斯昏鏡斯翳矣是謂無功用解脫法門惟超  
 然于名相之表者乃能證之非念慮使之能入居  
 士求余作記故引是說以告之復為說偈曰一  
 燈穿十鏡非法亦非心極空何曠功全海不深  
 當機無得失應念絕追尋物物彰無盡垂光照覺  
 林

元祭酒宋本普應國師行道碑

禪自少林指心單傳十一傳而為臨濟元

元十七傳而為雪巖欽當宋之季而為臨濟元  
 光潔嗣其法者夥矣而獨得一人焉曰高峯妙公  
 妙于欽諸子得法最先而其道最為卓絕後登天  
 目之西峯見其山高林深谷卓錫巖石下書石作  
 死關而居之閱寒暑十七年不跬步出關外方是  
 時尊教抑禪欽由江右召至錢唐授密戒妙方遺  
 世子立身巢巖局目澄雲漢何止空四海于一  
 也哉其大弟子得兩人焉一曰斷崖義公一曰中  
 峯本公義齋其用以推揖于本公故公獨以其道  
 為東南末法倡公示寂之十二年當元統二年天  
 子賜號普應國師仍以師所著書曰天目中峯和  
 尚廣錄三十卷賜之入藏勅詞臣敘于書之首其

徒狀事 龔石請于余曰 吾師身棲巖谷 名聞廟朝 仁宗皇帝嘗製衣降詔 一再遣使入山 致禮賜號 佛慈圓照廣慧禪師 其受業師 趙公撰碑 以賜英 宗繼明寵賚 如法雲之壺 宗臨御 詩并序 文今章 覺禪師 壺曰法雲之壺 壺之銘 詩并序 文今章 閣侍書學士 青城虞公 奉勅 撰恩言 寵數可謂至 矣然吾大僧自唐以來 有封國師者 降及五季 亦 有尊之為其一國之師者 至于宋有區域幾四百 祀僧之顯者 班輩出 然未嘗有尊封國師者 今吾 師遭遇聖明 遂膺曠典 自非總其 實如唐名僧道 行碑則將何以章 殊恩顯異 數敢叩首 以請余謂 名公卿其歿則有碑 蓋因公室 禮得用 碑以請余謂 孫因宜而 葬雖無窳穴 而銘其德行也 今夫沙門 尊封 宜謹按其葬 雖無窳穴 而銘其德行也 今夫沙門 尊封 夢無門 開道者 寄燈籠 其家而 生師 孫氏 母娠師時 既不好弄 而好歌梵 唄結 跌坐 年十五 輒然 臂持 戒誓 嚮空 寂因 而閱傳 燈錄 有疑 志在 參決 遂登 死關 妙髮長不 薙衣 弊不易 孤峭 嚴冷 未嘗一 啓

齒而笑 亦未嘗親為 其徒 剃落 獨見 師便 驩然 欲 為祝髮 蓋已知 為大器 焉 久之 誦金 剛經 恍然 開 悟也 已而 薙染 給侍 死關 于義 趣無 不貫 解然 非 寒廩 粟屋 材非 飛輓 不能 至其 上師 晝服 力役 夜 妙以 師定 十年 脇膚 不沾 席後 于妙 言下 機旨 洞契 肯以 師道 自任 也 然而 玉在 山珠 在淵 其光 氣自 不可 掩况 審之 以諮 決重 之 以 記 荊哉 至元 間松 江瞿 霆發 施田 建寺 于蓮 華峯 號大 覺正 等禪 寺 妙將 遷化 以寺 囑師 于夙 植福 緣 住持 者必 無上 大 道其 力可以 開明 人天 夙植 福緣 住持 者必 無上 大 徒眾 明智 通變 其力 可以 夙植 福緣 住持 者必 無上 大 道為 之體 而緣 與眾 為之 用 酬酢 事 宜 故 凡 住持 雖 或化 權不 周 事儀 不備 猶之 可也 使 體而 缺其 用 雖 倚其 用則 雖處 眾而 歸制 事 而 宜 亦 不 足 言 矣 況三 者並 缺而 冒焉 尸之 者 其於 書幣 屢無 懼 乎 於 是五 山缺 主 席宰 相 大 臣 拜 致 宿屏 屢以 為 請 師 皆力 辭 至於 窮崖 孤洲 草棲 浪宿 屏屢 以 為 而 避去 之 然 而 四 方 學 者 北 殫 龍 漢 南 極 六 詔 西

連身毒東窮搏桑裏耀躡萬里奔走而輻湊赴  
師者逮無虛日南詔僧元鑑素明教觀辯博英發  
或曰未當吾將易其宗旨而俾趨教觀由其國來一  
聞師言便悟昔非洞發源底方圖歸以倡道而歿  
于中吳鑑之徒畫師像歸國像出神光燭天南詔  
遂易教為禪奉師為禪宗第一祖至治三年春天  
目山木稼其徒之老異之秋八月癸酉師遂入寂  
即山之西岡塔其全身未歿前一日遺別其外護  
并法屬一皆師手書歿之日白虹貫山師于是  
世壽六十一僧臘三十有七年矣余嘗使江南聞  
師所至四眾傾慕香茗金幣拜禮供養悉成寶坊  
而師一衲單未嘗屬目人念其體他可知已師雖  
奉葛衣以繼禪者師一不以近體他可知已師雖  
屢辭名山以自放于山林江海解脫包笠在  
處結茅以居一皆名曰幻住蒲團禪版書作夜禪  
規程條章井井森列儀架慎嚴如臨千眾至于激  
揚提唱機用翁霍嬰之者瞻喪聞之者意消而其  
大則深惟世降道離諸方禪者裨販佛祖為可  
痛心每謂其教傳佛心宗單提直指惡有所謂授

受哉惡有所謂言外依解哉故師於其教法欲救  
其弊而藥其病師皆以遺身先之而不攜人徒見其  
下緩急後先拒之而勿遺應之一以不身教而匪事夫  
發於悲願真誠而不知其一一以敬而威卿清  
空言也故當世公卿大夫器識如敬師之道固  
慎如鄭君鵬南才藝如趙君子昂一聞師之高麗瀋  
已知敬及接師言容無不歆慕終其身江浙丞相  
脫歡公最號嚴重讀師法語便歛衽望拜高麗瀋  
王以天屬懿親萬里函香登山拜禮起謂人曰吾  
閱人多矣未有如師福德最勝者獲師開示涕淚  
感發於戲師躬已以究其道豈有毫髮於世意哉  
然而其名不克當於師之位而信自彰而弗昧  
應聲實一致允克當於師之位而信自彰而弗昧  
者抑亦何以致此哉乃為銘詩傳之其徒昭示不  
朽若師所著書其目見塔銘茲不書詩曰天目於  
山擅宏賁兩峯高盤帝青雲孤禪行坐虎豹羣延  
敵死關駐孤軍神機觸著身火焚濯以甘露洗垢  
氛有幻一人奪鼓旗正令一下千騶馳定目不觀  
轅門麾摩尼寶王欲輪持如日始出搏桑枝光雲  
照耀千須彌崩騰轅赴無中邊百舍重趺走莫前

來者駭汗命絲懸幻以鑪錘烹金鉛其出躍冶流  
炎煙不缺則折非龍泉迺復煅禱而煉烹爰肉爾  
骨死以生醍醐上味投寶瓶藥香珠幢帝網纓一  
一芬馥而光明問師何由執神樞一切入一亦無  
餘陰禪國典鞏皇圖天子南面味道腴五朝恩光  
鬱扶輿號尊國師章異恩賜書入藏開蒙昏揭若  
日月行昆崙又如大海涵乾坤俾人盡證毘  
耶門正宗的的萬子孫億劫師言永長存

明木訥重建天目山獅子正宗禪寺碑

經像始入中夏佛利之繇建厥後教益滋蔓極盛  
于梁而隋唐宋元皆崇奉之蓋以教尚虛寂宏濟  
萬品陰翊治化故也杭郡有西天目山距武林西  
北百里去於潛邑四十里為州主山其勢屹立太  
逾且林壑幽深峭壁峻絕人蹤罕到迨元朝至元  
丙子有高峯妙禪師傳雪巖心要自龍鬚雙鬢飛  
錫至茲捫蘿扳石直詣半山獅子巖心契淨土遂  
結茆菴靜修苦行以待時緣不啻慧能之用竹枝挑  
也常日敲甕作鐺采苦蕘菜和米煮之用竹枝挑

之以充饑謂之瓔珞粥因山疊石為磴以便人行  
法行持久學徒執弟子禮者眾欲建刹幢適有里  
人直翁洪喬祖密扣禪機深有所契願為法徒輸  
材及嘉禾田二頃易近郊腴田五十畝以為之倡  
癸未興工檀越繼至輸金帛為木石之助雲集已  
西圓通殿成丁亥方丈庫院明樓庖湑之舍以次  
完就師尋徙居張公洞結死關誓斷萬緣構一舫  
室靜坐一十五年翺亭號三關禪徒來者能悟則  
入否則望風而退次年于小蓮峯又建大覺寺法  
力所及靡不如意辛卯運使瞿霆發願捨大田師  
却之寧以已所置衣資鬻田二頃以贍龍象其介  
特如此一日師知時至囑院事以甲乙相傳承為  
定規化去其徒就死關建塔彼時有西僧圓明廣  
照禪師游歷茲山悉以師法行聞于朝元主嘉嘆  
加贈佛日普明廣濟禪師之號越至大辛亥殿廡  
年久嵐蒸霧溼棟宇剝蝕有斷崖了義中峯明本  
皆得師心燈正傳克繼其志重為建修白業可尚  
龍象日臻經營之費不告而聚遂復舊規增置僧  
堂恢拓宣明室越二年延祐撤圓通殿為閣上奉  
佛像下敞法堂起香積海建旃檀林金容露色不

西天自前山志 卷四 碑記 三

顯三界之光鐘梵洪音遠省十方之德又七年始  
賜今號高麗王過浙虔誠恭敬當時名卿若子昂  
趙公海粟馮公皆締交二師咨決心要子昂有碑  
海粟有和中峯梅花百咏詩俱存元末遭兵燹寺  
基為平礫之場大明洪武四年有中峯法孫松隱  
然禪師法行整峻皈依者眾重開茲山鼎建殿廊  
不勞而盡復前規茲以住山洪熙改元智粵重建  
雙清莊所首度弟子宣德癸丑顯宗道行足以動  
眾大發心願募緣至乙卯材木充備建大雄寶殿  
正統改元慧澄塑大佛繪影壁并瓔珞觀音銅像  
三世佛羅漢諸天伽藍祖師三門金剛僧堂齋堂  
鼎建一新金碧輝映可見宗教中代有其人矣道  
玲器宏而深機圓而熟足以嗣前人之響得眾所  
施不為已私建造鐘樓雙清莊所復常住田三百  
餘畝山場四頃日所資用視昔益饒于以見寺之  
興雖由人力亦本于聖朝鴻福均被恩德誕敷之  
所致爾僧眾于晨鐘夕梵香燈禮誦之際上祝天  
日與慧日齊輝皇風並慈風普扇雨順風調民安  
物阜者豈有已歟道玲今具茲寺開建之始未謁  
子請文刻石予依次書之庶歷代祖師自道玲之

高風不泯俾後嗣席者起高山仰止之心而益致  
其力也 訥錢唐人辛卯解元官河南道御史

明空谷釋景隆獅子正宗禪寺修造記

釋子之要者  
道與德也二

者充乎身天所密祐人所皈依二者不充乎身天  
人所棄間有與其游狎者心行所同非合道也道  
德有無之感理之自然非人力能使其然也豈臆  
說乎良可驗也高峯妙禪師自少壯毅然有志欲  
造道奧歷參知識正其前途廢寢忘餐克苦磨煉  
及其悟也受心印于雪巖欽禪師自爾尋欲晦蹟  
韜光以資養道至于杭之西天目山有巨石巖天  
然如屋遂止其中以為棲禪之所指此巖為死關  
誓云生不出死關死不出死關者是指此巖為死關  
一味養道間有知之者往參扣焉機辯非凡道光  
難掩四方衲子水赴雲奔得其道者無算惟斷崖  
義禪師中峯本禪師嶄然超其道者無算惟斷崖  
達若趙公子昂馮公海粟高麗王輩莫不叩其禪  
旨名重當時化行四海非惟道高亦具實德以致  
天人協助人心悅從富者獻財藝者獻巧遂於死  
關東北之平原建立大寺樓臺殿閣金碧交輝名

獅子正宗禪寺所謂道德之所感也斷崖中峯行道其間已而相繼化去然亦代不乏人元季兵燹蕩然遺墟寺僧道演于基地下級有小平麓乃就此地小約規模建寺居焉大明洪武九年西天善世禪師板的塔欽奉聖旨來游此山寺眾稍集主席者松隱禪師益加增建二十四年然歸併眾寺率為叢林至于宣德乙卯顯宗惠澄二禪師繼主其席協心同力于舊寺大基建大佛寶殿極為壯麗并置山下雙清莊一所田地三頃有餘山亦三頃有餘正統壬戌惠澄建僧堂庫院方丈兩廊鐘鼓山門像設具備澄公過門徵言為記嗚呼吾佛世尊直指單傳之道四七二二三之祖傳至宋元已是一絲懸鼎之危也耶惟宋季有雪巖禪師大宏正宗上承無準之印下接高峯及菴無極諸師班各得其人以續佛祖命脉至今日不亦危乎單傳之道非功之力之可求非言思之可契惟具信心厥志大乘根器大解脫人遇大宗師前提後挈敲東擊西之頃頓悟于言象之先獨超于機境之表始知塵塵大道法法圓通三千大千之法界即淨法界身三千九百丈之天目山即廣長舌相說明

禪旨觀體親聞不歷階差一超直入若是之道豈下根小器可得而窺測者也三師之道不待片言之所稱舉因澄公之請輒以鄙辭酬之余嘗駐錫其中亦幾一載是以知其梗槩諸公繼主其席扶頽起墜復其舊規其功非不鉅且厚矣是宜記之永傳于無窮者也

明王贊修路築臺記

天目距武林西北百里許盤迴削出天際兩浙勝概皆列其次風雷隱作龍虎奔馳日光霞彩暮映朝輝特天開圖畫也當至元丙子間有大沙門曰高峯誅茅獅子巖首創基之里人洪喬祖氏崇重其道輸材運斧刻施田畝建立精藍垂年未幾上足斷崖中峯二大師並起茲山大鳴其道震旦竺國咸仰慈風叅徒學子雲翰以委當是時天下豪俊莫不慕其道咸趨座下若高麗國王者元儒趙孟頫馮子振輩皆樂從其游延祐丁巳敕孟頫撰記載于寺碑可見迨至我朝已未垂三百餘載矣雖宗風綿遠不墜而星霜屢更古蹟公廨無不損壞宏治乙卯秋本寺化首王福完會同寺僧圓福東堂德俊同住持文浩戮力維

西天目山志卷四 碑記 三



持大倡施緣于是儲工僦匠繼日運石首築石路  
延表而上約有三千七百餘丈眎舊倍焉他若普  
同塔千丈巖至于新月臺以及橋梁竝次修葺一  
而新之迢迢玉砌屹屹浮圖光吞日月勢設雲漢  
轉法輪于娑婆興道場于法界權輿畢功涉五寒  
暑而克大備豐功盛績千百年來未之有也何其  
茂哉今年王福完等以其修造之難懼無以昭示  
後來欲求一言以記之於戲福完由捨俗至此十  
年矣興修常住勤力而勞心緇者敬素者依大小  
無懷誑詐憎其為不虛取也的矣其知力而進之  
難也審矣我故不得讓以此而記  
之 贊永嘉人官翰林院編修

明姚思仁天目雙清莊禪堂記

夫以諸天咫尺初地

岷而北轉獅形象鼻駕佛子以西來釋緣熾之威  
相仍兵火之廢興昏至昭明示寂雙清之址徒存  
眞際涅槃萬佛之樓何在玉磧流珠於翠臨金仙  
遺鼎於青山遂使歷劫歸空一枝難化孤雲野鶴  
嘆色相之無依落日啼鴉驚申瓶之誰托於是住  
山僧照空生來白足熟後黃梅瞎棒盲鞭幾費草

馱之杵慈航慧劍高揚龍樹之幢十載頂包千門  
叩鉢檀那啟信聚布地之黃金莽樾生輝聳摩天  
之紺宇集子來之緇素窮工巧乎丹青繡拱簇若  
星羅彫梁煥其霞蔚晨曦掩映訝蜃氣之樓臺夜  
月蔽虧恍龍神之殿閣莊嚴甲於初建宏麗指為  
上方昔原妙死關苦對九年之石壁中峯幻住僅  
容七尺之蒲團未有若此法地慈雲快如化樂人  
生淨土儼若毘盧者也象設旣崇魚筌坐失慧日  
升而迷津耀甘露普而愛河枯生蓮華於舍利大  
發慈悲願共成六度之緣猛其精進心即結三  
之果人人彼岸在在生西天佛到尋聲微笑應傳於  
大弟我來說法今生豈現乎宰官用闡元風爰標  
震旦其辭曰蜿蜒天目西插蒼旻迴薄日月吞吐  
烟雲禪慧悠托了證無門冥心帝子稽首夷君勝  
國以來宗風大振經閣香臺千蕓萬勿不廢何興  
無成不盡化劫流災招提煨燼精藍三十六無一  
存金身寂滅寶地沈淪彌天衲子古德迴輪鼓林  
獨葺崇禮世尊瓢笠踵來榛茹力薙佛現慈悲衆  
生懽喜帝館馭娑天宮切利輪奐渠渠告成彈指  
祝釐有次龍象崖巍大千界滿不二門開含生資

福元化無涯山靈奉法永護如來 思仁構李人官至侍郎

明紫柏釋真可趙少宰施大悲菩薩記

夫一心不生  
然念起手眼用分無量則手可見色眼可捉物用  
分則手惟能捉眼惟能見以此觀之菩薩衆生手  
眼平等是以兩目兩臂者能一心不生則圓用無  
虧千手千眼者介然念起則根塵互限譬如空谷  
無心千呼千應萬呼萬應然呼者至勞應者無疲  
空谷虛而匪靈者尚萬應而不窮吾人靈而不虛  
者呼則有盡況虛而用奚足疑哉乃有疑而未信者  
蓋執六尺為軀方寸為心故也殊不知見小者必  
失大見狹者必失廣大莫大于無身廣莫廣于無  
心故曰非無身無以無量百千寶目妙臂非無  
量百千寶目妙臂無以無量百千寶目妙臂非無  
可以契同契同者可以圓身如圓木心如死灰皆  
不乖同體如用志至圓雖身如圓木心如死灰皆  
非真忘也惟真忘者猶龍焉彈指之頃現身無常  
大則可以橫塞虛空細則可以芥子為宮龍乃有

欲之物業力凡用尚難思議况無欲者乎虞山趙  
少宰以白銅鑄大悲菩薩像手眼姿態妙絕天下  
達觀道人一見而悅之絕現眉宇少宰曰師悅之  
乎對曰悅且謂少宰曰悅名固同悅心大別悅為  
菩薩悅利益衆生是為出世之悅也悅功名悅爵  
位是為世間之悅也貧道固不敏公能以寶像施  
我不敏範而師之則所惠大矣敢不銘德少宰曰  
師還天目願以此像施於青山白雲之間不亦偉  
乎此像藉名山福地可以久安又得師為之主則  
天目有主菩薩有所不佞之願也既而道人之主則  
目菩薩猶未至潛豈少宰以空谷之心而應我吾  
以呼者之心以俟其像也歟雖然我以法界為天  
目虛空為大悲若然者像不出虞山未始不在天  
目也菩薩雖在虞山道人未始不在大慈悲父提  
拔照燭之中也恐忘所施後遂無聞  
負少宰之初心昧道人之初願故記

明觀察王在晉孫氏山房記

海內惟崑崙五門扶寧三石峯高一萬峭峙三百  
為人力所不到其可到者或低徊于潛軌侘傺于

西天目山志 卷四 碑記 三

紆途人亦託廬而處焉惟是天目雄峙西浙臨安  
為故宋都會五方輻還而輦下名山朝紳之覽游  
名流之題咏蒐諸志乘不少槩見蓋當時偏安自  
扭弱國君臣湛溺于西湖百里之內要無遠志亦  
以兩目幽遐險峻水途一縱觀兩目晚泊雙清莊適  
治兵武林間乘公出一縱觀兩目晚泊雙清莊適  
越旦有它冗縛束亟圖旋省遂秉燭為夜游抵玉  
柱峯而漏已涔涔下矣是夜雲霧冥合星光半明  
半滅山僧明燎而前繇玉柱峯遠行少許有山房  
新砌高架空虛方圖卜築木石初集斲標枝以為  
梁鑿雲根以潛室憑陵四顧峯如雪委嶺若蓮生  
寥廓乎其為極觀也余問山僧誰為是奇構謂為  
我州見田孫先生所建云先生高曠懷古襟靈迴  
絕宏獎風流益增標勝始宰城中士神游嵩嶽二室  
之觀再宦陪京博覽鐘山石城之概繼守興都怡  
情荆門雲杜之奇歸而築室弁山之南茂林修竹  
抱膝長嘯彈琴鼓瑟其中余家近鄰絃歌之聲日  
相聞也先生雅慕武林山水泛西泠之棹為徑山  
之游訪友禹航築房西目其空明之宇高越天外  
則遠瞻新都近綴嚴陵若富桐茗雪小之乎遇之

葉籠虛岫嵯峨積咀高峯怡道之廬中峯斷崖混  
化之埴頰仰合湊岩巖拱峙披雲煙而吸沆瀣混  
青天而拱色跡余所涉歷如廬山李氏之書室嶽  
麓紫陽之講院衡岳鄴侯之隱居其人之骨朽矣  
而故墟遺蹟迄今宛然可覩焉豈是天目雄鎮厘  
厘為山莊也必歲時登臨凭虛獨御而展轉逃  
慕為憶玉柱望江大塊奇絕之處几席間其可當  
臥游乎司馬子長東遊會稽探禹穴而足未及浮  
玉兩山間金堂玉室仙人芝草無緣可構而孫先  
生乃托廬而處焉余則何幸擊勝兩山而得與孫  
先生觀茲可並標奇天目而太微元蓋洞天諸靈  
吐異得此佳麗詎減廬山  
嶽麓衡陽寓賢遺履哉

明仁和合喬時敏涌泉菴記

布澄瑩而浩淼者莫如東之玉礪渟泓淵邃而轟  
雷飛霧者莫如西之上龍池此泉之大觀也其  
它涓流沼沚不可枚舉而涌泉為奇勝泉自石鏤  
涌起如珠如丸可漱可瀹香冽作金沙味泉上舊

西天目山志卷四

游記

三

有茅菴為三十六之  
之者山僧界空謀諸  
為餅鉢計乃資餘力  
泉壘石以棲禪影以  
僧最樸而純安知不  
百詠名緇耶菴退居  
凝于徑千峯羣玉弄  
時應與霄沸泉聲和  
探奇攬勝徐生輩  
酌雲根而洽然共輕  
明釋大香西方庵記  
古圓通隱然極樂之  
有圓通街蓮華柱雷  
前臨巨壑立玉幻住  
峯飛翠衆水懸碧俯  
環列若兒孫然真天  
開霽白雲鋪海一幅  
鏡中剎那生滅奚啻  
皆可棲遲一石一松

猶其勝者三古師遺  
人深遠不易契及中  
矣開山塔天然巖洞  
索雖曰護之其實蔽  
翰林之俗而吳興之  
一木數百頭幽香艷  
僻壤姓名不落塵埃  
之當與倚蘭並操矣  
者不能多竹法席艱  
此中解言不可多得  
或問慰古貧年七十  
言行脚遍區宇名山  
鴈宕二華山三匡廬  
過半黃山脫可乘輿  
不致三峩九曲而吞  
古稀目瞭齒豁易於  
悉彼方新戒令誦毘  
天門西去蓮華峯絕  
他時物色耳又四月  
後夜坐庵前石上因

句曰西去亂峯青不斷嫩嵐殘雨正霏微蓋指兩  
天目言也一轉盼間二十年矣屈指舊游大半鬼  
錄予得逃入空門償此願林泉之樂豈止乎  
是三寶之恩加我豈淺鮮者哉因感而記之

明潘之恒天目霧淞記

知也會為記媿未能詳壬子貝林師語余曰子知  
木松乎貧道初登天目親見之方晴霽時有陽霧  
自下而升漸升而葉底漸積至寸而墜地至尺  
許而葉上青翠如故也松竹杉檜皆然惟草莖純  
白而枯者更光潤履之而乾從風化而不溼徑烹  
之汁甚微人飲則腹自鳴蓋寒氣所結也貝林師  
居天目八年僅一再見此瑞  
相光故紀之以足嚮者之闕

游記

扳援望出人寰嘖吸想通帝座遂使物無遁  
形極一時之勝攬山有逸事流百世之美譚

况猶突星勒自右軍而峻極題為司馬者哉

志游記

明唐樞游天目山記

一澗跨歷亂石綠木蒼崖洽洽浚浚盈耳商角時  
有青獮改木跳石蓋非人間景詰曲轉約七八里  
閱十二險潭每開石窩高四五丈巨石墉列飛泉  
噴落如沸下會有泓淵然瀟瀟復出長潭陡步過  
高湖菴轉盼諸峻峰岫巉在下茲山為東南大宗  
自黃山來南支結錢唐北由長興與溧陽正結  
建康東腰落一脉至湖州乃度錢求嶺分平嶺子  
謂其受承當代為不乏諸山波涌蜂游拱揖飛蹴  
鳥道數里懸壑側立不容聯趾歷中溪灘數尖峯  
攢合一阿巉石繡林匝罨轉大洋灣北望石峻壁  
懸列小石峯千百如笋茁入爛湖蕩長陽窳幽奇  
花異草名藥不能辨記又籊子米狀糲麥可充饑  
蕩南界於潛東達臨安度井坳嶺長歷彌封岡巨  
石數百皆片裂直上為西天目山仙頂銳石嶙峋

開一池大旱不竭西繞而降為仙殿基今為金仙  
菴許旌陽禮斗之所行出石門僅容一體山頭一  
徑繞五里至大佛殿十數峯圍合殿坐仙頂正脈  
殿西衍地為斷崖塔院杉大五圍右悟道亭轉西  
南中峯墦院榭五圍一本二榦背起石峯轟轟右  
巨石峻立高十數丈或五七丈一石可眺錢唐江  
南繞而下高峯墦院長巖豁中歛而上下覆突  
前臨千丈壑右飛泉細落如珠簾東獅子口高峯  
居之復閣四層長列數楹其所自名舫室死關自  
下視之如螺鬟淨結西張公洞張道陵乃居其右  
守僧出中峯銅鉢一高麗所製不擊長自鳴又漆  
盃四殿東幻住菴東歷二峯東隱隱在耳乃亭險  
峭崖上小石峯百千如林自幻任而降立玉亭險  
崖突出空中四望峯巒秀簇泉聲隱隱在耳乃亭  
山厯百步磴着衣亭真際亭杉大六圍又臥牛觀  
音巖半山東陽脚阮家凡七亭至山脚雙清莊觀  
明太子駐所度朱陀嶺鳩鳴門嶺為臨安  
界又度葫蘆嶺石陽嶺為餘杭出山焉  
伍餘福記 天目山據東西兩浙之勝岩巒峭拔石勢

派莫知紀極洞元集所謂三十四洞天者是也乃  
與安子出南門厯石虎山甚惡其狀如虎踞又  
次早溪谿與龍溪相望其水勢湯湯發自天目相  
傳宏治間降水無涯不循龍溪故道衝隘及陸徒  
而溺者動以千計遂成兩溪至今度者甚難駕後  
始得渡抵五山寺其山如五星分井排列目前及  
渡口迴視溪水如沸問之或曰亦自天目來者也  
入孝豐縣令鄧文憲率吏相迎入公館次日始早  
行過西山庵渡陳安踰橫坎千涉崩溪次彭宅里  
有孤冢如山庵封或曰是商大夫老彭墓也伍子曰  
獨不見有所謂薤林者何也惟旁有一碑仆而泐  
漫不可讀遂過鮑湖皆沙石水至則為巨浸而  
八貢山正當其衝去縣二十五里上有石洞可容  
數百人又有殊砂洞多紅礫前代學堂縣址猶在  
焉蓋四山具瞻之地也先是廣茗之變正恃此至  
待來嶺少駐日午始抵荻蒲寺寺多奇石武康  
遂出湯口而西轉茄山及白馬巖次獨山山有梁  
梁有碑將撫摩之弗果不數武轉入章村蓋宋章  
得象裔也有大尹珪者邀諸塗鄉人更請訪赤松  
子其洞豁以深幽以邃中有潺湲聲水瀉如注石

不工而屋乳不綴而旒或扣之輒亦有聲側身處  
隘不可入僅小口空洞無涯或以為數年前有潛  
入不知所向者仙耶人耶較之張果善權可相伯  
仲而此獨晦甚惜之為題其洞曰赤松劉諸石珪  
復入洞相邀延佇一小樓相與談天目之勝槩如  
指諸掌次早涉龍溪謁神龍祠長廊短桷皆金碧  
貌龍為人似有乘雲行雨之狀厯階而觀有碑記  
其事相厥地勢帝山坐鎮一方中有龍宮角則隆  
鱗則敘類非他山所能及伍子嘆曰青鳥家所謂  
王氣可以占天者其信然耶入方村邨不過一二  
家及河干村水邨更覺牢落其獸蹄鳥跡縱橫道  
左心甚恐又過寒村于絕無人煙疑其與塵寰相  
隔而天目境界至是始分矣又次長潭其水色紺  
且黑噴石吞沙勢若跳珠或謂龍母在焉蓋今之  
所謂徐仙姑者是也仙姑亦人耳而孕為龍者東  
入別有一潭險不可涉遂止轉上大坎頭歷香坂  
路皆偏仄遂舍車而徒且行且止安子顧我笑曰  
此豈蓬壺境耶何愈峻奇而行者不知其勞也  
更上龜山次茅嶺其下坂如削猿飲澗者接臂  
不絕旁有波羅樹絜以百圍撫而盤桓進一步遂

聽一小亭亭四面皆屏障而風藏屏獨列其上儼  
然如畫眾皆久憩于亭而余獨先之渡麻溪得觀  
印子石石如印纍纍可玩下此則俯而復隆奇花  
異草馥郁何限其上有小湖如練從空而落老僧  
引入山樓樓皆琅玕出煙入雲變態叵測伍子曰  
是可以稅駕矣出而徧觀旋復登樓猶未暮就寢  
夜半風戰雨颯颯有聲意其前之行或阻夢寐中  
得詩二句曰分付山靈好相待莫教風雨滯吾行  
迨曉始霽似山靈為之洗塵者其泉益駛山益媚  
爭流疊峙大倍于昨草花氣動盪耳目中有和  
尚田僅百畝自食其力初不知石壕吏之催科也  
更入大墓塘塘轉而灣為大洋為中谿率多回穴  
至是則不得方軌與眾步為入洋為中谿率多回穴  
有石如屋其玉壘金鏃猶在或以為唐李靖討叛  
丹陽屯軍於此是亦未可知也念四跳正當廳前  
嶙峋砒礪斷崖峭壁迴出天表其下飛流瀾灑前  
滅嚙石成淵疑有蛟龍出沒莫敢誰何相傳於潛  
大旱汲水而歸輒雨雨足乃止其石如瑪瑙如琥  
珀如珠玑又或如浮磬有聲或如碣石其狀不可  
枚舉行者每動色伍子取其恠而病其艱少為延

西天目山志 卷四 游記 三

竚俯視仰板高且深深如井底蛙跳跟而出始入  
翔鳳林其上平原一千五百丈中有龍鬚草垂垂  
魚或以為龍子散其中不可捕又有龍鬚草垂垂  
可愛相傳兩湖之水東通蘇湖北漸安吉吾自安  
吉而逆沂之信有如所傳者復過雷神宅時未雨  
不聞作嬰兒聲東上嶺峯岡去仙頂數十里野  
燒飛灰尚餘者金剛纂動輒曳裾徐徐却立始得  
進從者皆有難色且日晡有僧拉子歸安子曰登  
高者必忘食以是攘臂大呼眾亦競進始履其巔  
皆奇石如錐如板如片如重如倚高者如斗俯者如  
仆者如眠平者如鋪欹者如雁比者如弟兄敘者如  
賓主其中有一峯獨聳焉上薄霄漢下瞰江河伍  
子據而坐東如臨安南如富春西如宣城北如吳  
興皆在目前其下金牛鳳凰回龍諸山悉如蟻封  
而煙雲盡出其半乃噤安子告曰自東坡死後五  
百年來未見有此樂者幸與子同躋天假良緣人  
酬宿願是亦聖世之盛事不可無作輒賦云自是  
神龍十二宮依然雙目與天通不知下界人多少  
都在山靈雲雨中遂題目曰仙仗峯勒石而退

慎蒙記

天目之山雄視兩浙高可三千八百丈橫亘  
八百餘里故洞元集第為三十四洞天隆慶  
歲辛未三月自餘杭啟行行七十里日暮始宿大  
坂厥明行三十里至滿嶺南北兩山皆盤旋曲折  
似漸入佳境矣再行三里許山之北石骨林立中  
忽開一洞曾有道人經過問之樵人曰此洞高若  
于樵者曰高六尺有奇道人以手杖度之果符其  
數當有金銀正物以厭其勝覓之數日果得二山  
一名金嵒一名正物以厭其勝覓之數日果得二山  
有可稽者申刻始駐雙清莊入浮玉禪林瞻梁昭  
明太子遺像以雙清名莊也次早西行入山初至仰  
止亭次倚翠亭旁有巨石高而且方石名倚翠因  
以名亭也三至如斯亭泉橫澗仄衝出勢不可屬  
作石梁以渡之曰半山橋左有響水巖泉從右奔  
注側耳聽之其錚錚之聲若自石中出者傳言巖  
石虛空以故聲應如響理不可曉再上有觀音石  
平正如砥自眠牛亭少折而上見古杉一株大可  
九圍其枝皆下向復昂勢如虬龍殊為可玩遂至  
真際亭真際者乃中峯和尚表高麗駙馬潘王名



也余勞頓暫憩聽僧談兩山流泉瀑布之勝且謂  
此亭扼一山之吭澗泉從此下注雙清約十里有  
奇山田賴以灌溉者千頃利濟之功亦甚博矣遂  
入高峯塔院蓋寺之開山祖師有定性子題其居  
曰真空洞飛雲閣皆倚獅子巖而立僧出高麗  
銅鉢孟撫摩久之製極精巧啟視牕外則臨崖千  
丈不測中有一石直起為象鼻峯獨立獅座之表  
一佳境也入山初尚雨聲少頃雲霧沈霾不辯咫  
尺風急復霽遂命肩輿北向而東路南有玉柱峯  
形方而微黑僅有縐紋可數其北一石突出而平  
曰望江臺久不經人跡草樹已森然矣至普同塔  
院又見一大樹減前一圍特中分二榦直起尤為  
奇絕坐中峯塔院出高麗所進袈裟長計一丈有  
五布之鮮潔如初復下藏雲塔悟道亭又東入斷  
崖塔院當門有一樹其高大不減普同又東往正  
殿入幻住庵又南望立玉亭乃中峯宴坐處也於  
山麓特伸一殿其地甚平計一畝許其崖深幾萬  
丈下矚無底殊不可措足東西奇峯千仞壁立亭  
則誅茅為之且覆以三松一松獨偃臥其上亭隱  
然若匿子側身俯首而出仰視俯臨則心悸目眩

深邃幽寂奇麗六者兼之古稱蓬萊仙島真為不  
忝此天目第一奇絕處也時陰風怒號凜冽如冬  
從者皆以兩手附耳古稱山深六月寒信哉再入  
幻住庵從活埋菴遂轉西南下坐着衣亭亭前山  
茶海棠僅爾半殘氣候寒暖遂與下界頓異若此  
亭之上有望雲菴惟一老僧坐石補衲竟不世禮  
少頃入真空洞一飯僧聽泉復語予以北有張公  
洞昔張真人曾煉丹於此同僧掃石以坐視之則  
石之突出而峭嶮者計二十丈軒豁可愛而有石  
壁四五丈橫鎖洞口泉皆自石中流出名曰石骨  
水如梅雨絲絲而下較之他水氣味甘重迴絕又  
一小洞天也天色愈霽日始中僧云如此晴霽十  
不及見二三故傳為雲霧山導子直登仙頂最高  
處復從斷崖塔後進歷二臺陟其頂恍若置身青  
雲之上旁有一石如鐵板狀似斷而屬俗傳乃仙人  
所踞者中有一石獨聳上薄雲漢坐而凝目視之  
則東之臨安北之孝豐安吉西之金陵南之富渚  
諸山歷歷如指掌而前之所見南山愈小愈天又  
悉如蟻封矣前後蒼翠逼人雲山滿目令人塵慮  
一洗快然若無所容與人及從行者並拊掌大

西天目山志 卷四 游記 三

笑響應山谷自以平生所未見予亦忘其煙霞之  
癖也且予登頂者未及一時南則皎日爛然北之  
始所見諸山雲霧烝烝杳無形跡開闔顯晦倏忽  
萬狀舊人題曰天下奇觀信哉日暮下山僧曰此  
自今一日所見言之也至秋九月八月霧氣上升下  
望諸山茫洋如海至冬雪嚴寒滴霏凝結其圍可  
尺許長一丈有餘名曰銀柱經月不消真如圖繪  
聽其言追憶所見心神飛越至夜分始就寢豈佛  
家所謂理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

田藝蘅游記

取道而上出半山亭上有眠牛石又名眠牛亭道  
旁古杉一株大可七八抱蒼翠可愛再上過真際  
着衣二亭轉昭明殿而東宿幻住房遲子言不至  
報宿山下雙清莊矣雨後氣肅山迴天低星月甚  
朗僕夫遙指山下燈火一行電掣星羅透迤入谷  
隱隱如金蛇曰此臨安公車騎來也二十日拂旦  
由幻住折而東游立玉亭數椽方丈特據一崖壁  
立千仞為一山絕奇處僧竺西獨居為余言昨夜

羣猿繞屋畏冷哀號似求依人者撫之不去余姑  
識之復折而西過幻住至斷崖塔院再西為新塔  
院松下有亭曰悟道昔斷崖和尚悟道於此松下  
松甚蒼古枝幹悉成龍形再下而西為中峯塔院  
過玉柱峯怪石一枝不根而生傑然支空如大將  
雄鎮如丈夫獨立上有孤松偃蹇如翠葆華蓋因  
輪亞之再西為鉢孟堂高峯鉢孟尚存經張公洞  
側稍下可達獅子崖高峯塔院重屋架絕壑上其  
下為千丈崖撫檻闕之毛骨瘁瘳凡所稱塔院者  
三高僧報圓寂之所骨殖在焉中峯即幻住也傍午  
莊僧來報魏公偕於潛陳公來頃之會於真際亭  
復入高峯塔院循故道而北至斷崖與陳君別陳  
君方料理游具遂登西目絕頂繩貫而上可十里  
許穿重雲者三四層山益峻石益奇積雪未消僕  
夫爭掬而洒之恍如天花飛墜僧言曾見重陽雪  
此南中氣候絕少者故其頂四面皆童也再上為  
仙橋羣石森列石梁一方衡亘于上如徒杠然浮  
駕太虛非人力所致洞中有王翰林學顏陳令璉  
題名始知陳君之所以不復偕遊也奚囊有筆墨  
因染雪紀名東壁梯石登橋可以四望龍飛鳳舞

西天目山志 卷四 游記 三

歷歷可指再西為仙池即昭明洗眼處東西兩泉  
游者必洗目而去相循為故事云再西為仙鋸石  
傳昔欲駕仙橋而未就者其石高者一二十丈大  
亦如之片片如鋸畧無斧鑿痕厚者一二寸或六  
七寸或尺許嶄然玲瓏未破者亦縷縷如繩墨所  
界信鬼劈神裂化工之妙有如此者舉酒數酌海  
宇四空已忘在人間世矣遠望白雲一片如車輪  
幃幕倏然飛來撲人襟袂對面溟濛如隔煙霧少  
焉飛去復為白雲張袖置之紛紜如可把握拂之  
則空洞一無所得如是數度但惜不能籠繫使之  
凝結久住耳魏君笑曰我輩細骨輕軀亦當乘之  
飛颺矣由西而下至仙殿此地平揖蓮華峯尚二  
十里折而東雙石左右峙如門闕鐫曰不二之門  
過嶺即為斷崖復為幻住轉立玉亭羣猿援樹而  
上可五六十頭黃黑攜負相引出澗蓋平素與僧  
兩忘故能不擾如此不然當由我輩機心已盡意  
者猿鳥來親也徘徊久之還宿中峯二十一日曉  
起立玉柱峯下初陽遙映海東紅霞如天機濯錦  
橫布萬里四野白雲未斂漸露羣峯之尖如連城  
如長蛇如螺髻或出或沒搖蕩于雲濤雪浪中非

丹青所能貌也下山至真際亭正見立玉羣猿迴  
坐檐下相對依依不忍去且列岫屏圍石如彫琢  
青柯紅葉綺繡交錯分明點染一幅步障飛泉時  
界其中心目俱醒十步九回頭今日見之午飯雙  
岫民舍二十二日返臨安

袁宏道紀游二則

數日陰雨苦甚至雙清莊天稍霽

精溪流激石作聲徹夜到枕上石簣夢中誤以為  
雨愁極遂不能寐次早山僧供茗廉邀石簣起石  
簣歎曰暴雨如斯將安歸乎有臥游耳僧曰天已  
晴風日甚美響者乃溪聲非雨聲也石簣大笑急  
披衣起啜茗

數椀即同行  
天目幽邃奇古不可言由莊至巔可二十餘里凡  
山深僻者多荒涼峭削者鮮迂曲貌古則鮮妍不  
足骨大則玲瓏絕少以致山高水乏石峻毛枯凡  
此皆山之病天目盈山皆壑飛泉淙淙若萬疋縞  
一絕也石色蒼潤石骨奧奇石徑曲折石壁竦削  
二絕也雖幽谷懸巖菴宇皆精三絕也余耳不喜

雷聲而天目雷聲甚小聽之如嬰兒四絕也曉起  
看雲在斷壑下白淨如綿奔騰如浪盡大地作瑤  
璃海諸山尖出雲上若萍五絕也然雲變態最  
常其觀甚奇非山居久者不能悉其形狀山樹  
者幾四十圍松形如蓋高不踰數尺一株值萬  
錢六絕也頭茶之香者遠勝龍井笋味類紹興  
塘而清遠過之七絕也余謂大江之南修真棲  
之地無踰此者便有出纏結室之想矣宿幻住  
次日晨起看雲已後登絕頂晚宿高峯死關次  
由活埋菴尋舊路而下數日晴霽甚山僧以為  
下山率相賀山中僧四百餘人執禮甚恭爭以  
相勸臨行諸僧進曰荒山僻小不足當巨目奈何  
勞過謙某亦不敢面譽大笑而別

黃汝亨天目紀

自東目折而下天日清和如春晴山  
葉地所履皆坦還經昭明庵日未午  
僧手苦茗以待飲之別去行十餘里則潛陽在望  
矣山腰疊石為門是臨潛界又數里石壁峻立方  
數十丈籠罩碧翠色不減冰崖少頃則山容慘白  
煙瘴雜起如毒霧草木黃落不待秋至余訝問山

行人皆攢眉答云是開采使穴礦處也無何至西  
目山脚號雙清莊亦取昭明浣清兩眼之意僧房  
煙奏凡四十有六而毒霧四塞逼眼角亦為煖礦  
之場僧皆泣下云此名區勝壤不意遭此劫灰無  
論千年之樹摧枝折榦即僧人聞而毒死者若干  
衆聖主何從聞知子亦悲酸低首不能答稍徙而  
上千步為白雲竹房去礦所稍遠遂宿焉作志感  
詩一首次早從白雲曳輿左徑上稍南有旭日峯  
西為紫微峯西北上有昭明峯又西為仰止橋水  
石一片亦佳坐而吸之亭右石翳藤蘿如錦一峯  
中峙四面翠微俱落故名倚翠峯又睨而望一峯  
石孔攢叢千億計似蜂蟻穴與倚翠亭相對是名  
花石峯右睨而可指者則香爐峯也又上為響水  
崖片石丈許作障澗水有激劄劄碎拜鼎沸磬戛  
音巖巖內小方盈幅尺中忽生檀樹一株長丈餘  
外縣歷三十年不加長下覆小觀音坐僧云禱雨  
輒應又左轉為上觀音巖巖西有鶯歌石酷肖巖  
有數松皆清特四面險絕無磴貪者不能取又上  
有眠牛石相傳高峯開山時聞牛聲趨視忽不見

西天目祖山志 卷四  
至今有牛蹄圓跡如印云據此則攢玉峯立玉亭  
可眺而望稍上為真際亭高麗國王與中峯祖師  
叅會說法處方在半山時雲霧幾暝將有雨厄至  
真際復開霽甚山靈助我哉又折而上松徑甚平  
可步清涼橋在焉不數武為着衣亭向緣寺僧會  
衆祝天壽於此更着法衣上殿卓光祿易為振衣  
厯級而上即獅子林矣拜佛畢就方丈飯已從殿  
左只尺上斷崖庵為斷崖祖師塔此老苦行是高  
峯最得意弟子陸太宰五臺顏其堂曰坐斷千巖  
塔頂受摩久晶晶發白玉光門外杉樹大四圍枝  
如擎臂從斷崖塔而上十餘里為金仙絕頂樹木  
稀少惟長徑數里即就山石磊砌而成僧云是語  
谿呂公希周所助去頂少許有仙人解石幾二十  
餘扇鉅石如屏橫可三十餘丈高可五丈其上俱  
雲跡霜痕如龍馬文五色又如唐宋錦此見化工  
點染之妙不佞顧謂詢法師就此可作雲嶠詩寄  
劉幼安司成也諸磊散立者如鏃如削如蹲踞如  
甲冑不可勝狀至頂則為四仙人解石處石板薄  
不盈寸長僅丈許解文一線可穿而望有全解者  
有解及半者有倒解者鬼工神斧所不及也四仙

人曰寶華曰洞元曰合清曰歸一僅存二像坐小  
石屋中吾不知為誰僧曰所踞金仙小池冬夏俱  
不涸旱禱立應真見未曾有從者皆懼呼欲狂乃  
折而下頂時月初起可俯與落日光漸相迫下視  
雲氣橫絕半空如帶橫覽四垂則具區茗雲敬亭  
白岳巖難富渚可眺而會不知日之欲暮乃急相  
挽歸衣袂已溼露滑滑欲倒至獅子林月已大朗  
淡雲來去卷幔虛無中坐譚天際似鴻蒙之世乃  
信淵明羲皇上人不虛也越宿為九日雅稱登高  
之期於是各起披衣急索昔蓓飯覽獅子林左之  
未竟者從林登左對玉柱峯者為立玉亭環視崖  
壁青林黃葉綴丹點碧如五色錯繡不佞每言秋  
色淡而豔勝春色遠甚此益信耳行亭左數武對  
見雷洞如橋門僧云每雷奮煙霧紛起從上聽之  
如嬰兒聲亦妙音也從亭後緣崖捫蘿而下絕級  
無磴彼此相曳如猿猱升木稱大險絕半里許為  
西方庵是月溪法師所創今一滇南僧悟霽居之  
氣宇靜秀定可作兩峯白足自吾西南僧未見其侶  
也庵旁上有石厓亦絕磴級中可結小茹瓢余與  
家姪奮登橫倚相睨怪石靈木攢聚狀起步為悟

道亭是中峯得悟處矣中峯塔院有像具清滿相  
高麗所賜二十五條法衣尚在布薄於紙而色香  
褐近世未有稍西為真氣洞僧云冬煥夏涼其息  
自蒸過此為玉柱峯峻立十餘丈廣幾二畝許險  
絕無石鄰旁二松特插甚奇頂五松俱高不可攀  
行頃之得松徑三五里許皆松可數萬頭香氣菲  
菲襲人郁烈異常徑似西山宏光寺而廣長勝之  
過此則高峯祖師塔院矣法身存張公洞即獅子  
巖內像甚蒼嶽予謂詢法師是此老枯木寒冰意  
味也塔西覆孟即中峯所結相繞禮三匝而退巖  
旁為象鼻峯巖上有飛雲閣閣下為千丈巖巖大  
陡絕慄慄不敢垂視其下即此老布軟梯度接人  
處吾友虞長孺題其塔前曰獅吼一聲壁立千仞  
甚足傳神而俗子易以他對可恨塔有銅鉢一朱  
以供師云甚古大漆孟三蓋高麗作中峯師供者轉  
師活埋于此乎是也馮開之司成俱有詩與詢法  
師次韻題之而活埋庵之前為香鑪峯是時日方  
移午晴輝翠色自峯際落上參雲漢下俯羣岫爭  
妍競秀秋爽都集剛逢九日高踞峯頭吟昔人醉

把茱萸之句因與詢法師撫掌狂叫曰我輩百年  
有幾坐天日峯頭登高賦詩如此會亦復有幾遂  
相與賦一絕而下詢法師宿覺霞氣山光尚拂拂襟  
袖間次早計尋故  
道作徑山游矣

### 王在晉記

初余為湖南之閱歷意在徑山已至徑山  
偏在東目未暇為西游計乃陟東山之半遙眺西  
上與天界鄰崔嵬森秀不可名狀者若招搖動人  
不勝神色之飛凌問山僧何屬其西山也耶時日  
方辰而詢輿人去西山僅二十里許乃興致勃勃  
欲西會東游畢而日且晡矣命輿人亟行荒僻路  
長涉大溪而飲馬渡水山徑凹凸彭衙崎嶇間關  
人力不能前遠巡以流次山谷彭衙崎嶇間關  
西境山色之峻奇縑流之稠眾法宇之絢華東目  
不能彷彿其百一至雙清莊為梁昭明太子讀書  
處昭明兩目盲得東天池水洗之而右明莊名雙清  
水洗之而右明莊名雙清有以也雙清東北隅有

庵向呼水閣灣山礪屈曲霞光水色晶溶相照乃  
 更名紫霞至庵陽鳥西下乘籃輿為清夜游耳時  
 山風峭厲夜氣侵人乃循澗而行仰視俯矚危岡  
 指天深壑臨淵現前排列者為旭日陽和香爐諸  
 峯過眼而別行至仰止亭許為倚翠亭舉止高  
 下輿者前後昂俯路始峻亭之上為響水巖巖勢  
 懸下中有水聲泠泠不絕莫窺其罅漏亦莫知其  
 所藏納此上步步扳磴崩劣偪削如蛇行嶺道再  
 折為如斯亭山泉一道從空散注折而東為東陽  
 庵亭之上為半山橋當山路之中至此則目瞑不  
 能辨色矣明燎而登從下望之如天上星河的燦  
 昭昭之多機衡飛動嶺道傍列隕石二左為淨瓶  
 右為鸞歌前為童子巖高數十丈曰上下觀音巖  
 巖轉上有石如眠牛相傳高峯禪師登山聞牛聲  
 此為點化自觀音巖以往匍匐而躋真際亭東通  
 大佛殿西通重雲塔高麗國王所建真際即王之  
 法號云由真際亭折而西北徑紆迴稍坦崖石雄  
 踞狀如狻猊僧指為西來獅子至元間建庵曰西  
 來今有閣曰飛雲依巖而構俯臨千丈巖上觀之  
 莫窮其際下觀之莫測其底建高峯塔于上若將

墜而復稽游者凜然心戰焉獅子巖有高峯遺蛻  
 藏于石壙僧出其銅鉢猶是高麗故物又啟曠明  
 燈觀象鼻峯旁皆絕壁中有石乳下垂如象鼻舊  
 傳下有白猿玉瓶沉香三寶當與高峯遺骨同隱  
 不可得而窮其幽扁矣高峯塔參畢夜深寒氣砭  
 肌余性不能飲勉進一卮即欲循故道而返老僧  
 曰天雖暮可無玉柱峯之游乎玉柱亭亭表雄  
 峙為諸峯冠不臨玉柱不成壯觀乃步行僕僕而  
 西見岡頭獨石峭立高數十仞圍五六丈下銳上  
 豐苔蘚中見玉柱峯三字上有古木偃仰不知托  
 根何處玉柱之東為望江臺高不可仰渾如築成  
 登此便覺翮翮仙舉錢唐如帶渺乎視之奇觀哉  
 按太平寰宇記西目高三千九百丈廣五百五十  
 里僧謂白日登眺則嚴陵富春諸山瞭如指掌再  
 上金仙頂則具區錢江俯而可覲羲和假道于峻  
 坂陽鳥迴翼乎高標余恨不能坐而待旦以庶幾  
 為竟日之游晝短苦夜長何不能秉燭遊于斯游  
 有當矣是夜漏三下而宿紫霞樓閣精雅重門深  
 局真是一塵不到偃臥禪牀而心神則往來於仙  
 頂高峯絕巖間無何月照藤蘿清光如曉梵音初

游記





雪下山恐雪益深則徑埋不可尋倘欲晴則雪流  
石出便現敗相於潛呼酒敵寒各浮數大白登輿  
迴風密雪持小繳不能遮面衣裾積雪隨拂隨集  
從人無雪具披瓊頂席各折松枝作杖叫呼扶曳  
而行疑從瑤池瓊島飛度仙輶曩在吳山觀雪便  
謂奇絕真夏蟲之冰矣至環翠日纔過午衣履溼  
輿人力乏不可行余與諸友燎衣偃息聽諸僧夜  
課木魚金磬良勝管絃廿七早亟就歸途諸僧送  
于花橋陳令送于溪上殊覺戀戀伊蒲不三宿桑  
從高枝墮壓低枝簌簌漸落澗底流泉得雪水益  
清迅是游也徑行不越百里日不淡旬游名山者  
三皆生平所未睹最奇者徑山雲東日瀑布西目  
雪瀑布常在而雲容雪態偶以緣值不可邀也使  
只尋常晴朗山川草樹在在可數目力所際一覽  
無餘安所得種種幻相疑仙疑夢恍然而不能忘  
情者哉

吳伯與記

余自徑山來也欲先東天目之近者而有  
謂勝在於西遂決意西游曳輿右二里

許為仰上橋響水巖又上有半山亭觀音巖又上  
有眠牛石曲轉約十餘里諸峯頽紋蒼黠戰皴絲  
牽若招搖動人者每有石梁夾澗而渡石皆片裂  
直上穿孔叢攢又似蜂窠蟻穴然古松千百億多  
垂垂其上霜溜石根與徑山松接氣通靈矣其時  
蓬蓬獵獵挾蛟龍螭而游也雨注如雷瀑飛如  
萬疋縞是為浪光之天況雨怒雲奔乎然涼氣侵骨  
幾雪炎蒸之毒而澗水鼎沸磬戛石響若答亦一  
快事過此上真際著衣二亭轉級即獅子林正殿  
矣拜佛畢就斷崖塔院飯門外松樹大五圍光瑩  
瑩映塔頂師固杖擊躡崖下安禪如故稱神僧者  
也轉西南為中峯塔院松五圍一本二榦怪石傑  
然支空師固悟道松下榜幻住以自號登中據最  
者也再西為高峯塔院法身存張公洞而獅子巖  
中像甚蒼嶮飛雲閣下臨千丈巖真可稱獅子巖  
聲壁立千仞師固以死關自決偈稱鐵蛇鑽海撞  
倒須彌者是也余叅此三塔院想其心法徧周鏡  
燈交徹彼松石飛瀑即圓覺之摩尼珠雜華之寶  
絲網耳特紀之以當無盡法界此外投筆可也惟

玉柱峯當高峯塔院之上西崑崙數十圍四面如削古松偃仰其上白雲又幃而冒之回念高麗所賜中峯二十五條法衣及銅鉢漆盂梵文朱點如新幾與玉柱峯交蕩八荒銀海矣歸路欲暝焚火轉立玉亭反宿斷崖早起雲霧蒸蒸又如海市從活埋庵到香爐峯石氣欲染樹中煜煜金蕩若有物黯之幻師所謂幻海波翻幻山聳耶吾乃知作浪者雲生活者石奔海者瀑摩雪者松皆山之貌耳金鏡信鼓高峯斷崖振之而中峯猶一乘獨朗今日風柯水音爭為敷演固波流原在海月落不離天之公案也願登茲山者從無住無棲泊處作觀空法如屋破見青天通上徹下始得耳無以文字詮判曰勝遊勝遊已也

國朝太傅金之俊再遊西天目記 有小引

歲丙午夏五月余曾為西天目之游殊快人意但此時天氣漸炎未獲登絕頂為歎今幸歸老餘生色力尚健不敢辜負天恩唐喪駒隙之流光況夢想大覺高風者又一

年矣乘茲季秋令序亟買一葉仍假道禹航直上西天目絕頂宿師子禪院者兩日宿于丈巖前者一日既親知識又飽名勝覺茲游之更快於前也因再為之記

丁未九月二日自餘杭登陸出西門沿溪而上凡大小高下諸峯皆循次來迎如故舊久別重逢情意倍洽兼之重陽欲近木葉未脫丹楓乍生環顧山容較春粧倍艷雨後溪漲溪中竹筏縱橫乘流競奔似浴鳧戲波殊添景色行二十里至青山鋪係臨安縣界諸峯之先至者俱陸續別去其後至者絡繹不斷或松竹衣身肥綠將老或染楓數點賦容自矜自青山鋪西南行十五里過五柳橋又五里抵臨安縣縣西行三里過馬溪橋溪水倚石漸作聲喬松古木亦漸次伺立道左又五里至新溪溪聲益張雪浪層湧響答山谷因徘徊者久之初疑為清溪詢之士人謂此溪無定形徘徊者久之故號新溪也余思世事無常一切榮枯得喪順逆悲懽轉盼即新有如此溪凡人之一切榮枯得喪順逆執着皆昧其為新也是晚宿新溪初三日早發曉霧氤氳山頂倏沈倏浮有時濃陰疊罩有時輕煙

淡抹疑是迂林筆意也已而盤旋山足步步履高  
遙望一橋橫跨嶺上名護龍嶺已行十里從嶺而  
下行二里至橋東村邨西臨澗澗數十丈有板  
橋連接以渡余舍輿徒步橋雖杌隄全不心悸頗  
自慶幸又十里過青嶺時旭日漸升雲氣盡斂山  
容始定楓色丹黃參差隱現如曉粧初成媚麗動  
人行七里至碧琮稍憩午餐余昨年過此曾記有  
山光樹影攢綠入澗故名碧琮之句時夏五月也  
今過此秋深又於攢綠中增綴錦霞點點令人莫  
可名狀自此羣峯沓至勢欲合圍環視楓葉間錯  
又如五色旌旗掩映林麓以壯合圍之勢余身在  
重圍中愉快無比惟恐其圍之頓解也適與人誤  
從間道山圍愈狹層折迴合幾於無間可容忽從  
一隙躡級而上極其陡峻名上已嶺過嶺二里許  
山圍稍寬然卒未嘗解嚴仍由大道至白鶴灘白  
鶴景奇余時年亦記及之時已隔歲澗關未歇白  
鶴一羣依舊竚立不散又行二里許過李王橋橋  
下溪水潺湲從此湖洄而上噴激長數里因天目  
將近故先聲雷耳附近羣峯亦皆聳秀華整有冠  
裳佩玉之度知其為師子禪院之前導也比至雨

花橋日已斜春遙見輪奐蔚然規模式廓及入寺  
瞻禮則正殿之前已建有藥師殿殿後建有法  
堂與東西兩禪堂左右迴廊稱是其他寮舍客房  
齋堂等無不具并築有山門基址異哉當此物  
力維艱之日誰為布金長者而一載之內構如許  
工程則皆大覺和尚道流不惜勞瘁為之並不借  
夫役悉以費省工倍重開師子禪院之生面如彈  
指頃也何啻運水搬柴事偶諧哉是夕謁和尚  
茶話畢即畱宿次早上山禮三祖塔一出門四顧  
楓葉甚盛相隔僅一日氣候較臨安更早行二里  
至仰止橋瀑吼甚厲遙望雲端內隱隱白光閃爍  
有雪濤千片飛灑而下左顧為昭明峯稍上則為  
香爐峯兩峯比肩上下各鬪楓色備極鮮妍而香  
爐峯深厚濃郁則又勝之餘無名諸山亦各飾亦  
若倩粧高居與兩峯競其對面仰眺為千丈巖亦  
容佐之此時錦繡盈眸爛熳無比為之頓是狂叫  
行三里至半山亭雲氣忽蒸動即成雲海須臾  
海湧遠近諸峯相率遯去滿目錦繡亦倏焉韜藏  
無餘雨浙浙鳴葉幸茂林深麓中衣未沾溼少頃

雨止諸峯之逕者悉還一時韜藏之錦繡仍滿盤  
拓出更加鮮潤五里至千丈巖禮高峯祖塢過大  
覺關房稍憩關之左為獅子巖右為象鼻峯占地  
絕勝斜對翠屏峯楓葉蔽山如萬錦攢簇極五色  
之變化窮巧繪之點染未能摹似其萬一前此稱  
最之香爐峯又迴出其下矣快哉觀止矣直游我  
於華藏海中豈復人間世也西上數武至開山大  
殿午餐雨大下度弗克登巔欲中止又乖宿願且  
舍此華藏世界將汲汲何之遂令童子下山攜臥  
具為來朝躡巔之計時尚未日晡禮中祖塔復回  
至關房熟視翠屏景色因乍雨乍歇變幻百端抵  
暮晚粧更迷離目炫是夜宿大覺禪榻夢魂猶酣  
華藏中晨起頗有霽色亟奮足而上一路怪松陳  
列山愈高松愈奇行八里至仙頂飛鳥斷絕竹木  
不產但有巨石林立宛似我吳之天平山萬笏朝  
天再行二里始至絕頂有大石如屏高可丈許中  
劃六扇相傳四仙人所鋸各厚五六寸鋸紋整截  
絕類木版其他石如鋸成者不可勝指考四仙人  
曰洞元曰寶華曰含清曰歸一特未詳其為何代  
耳頂上為金仙庵皆天然巨石四面合成足蔽風

雨余坐菴中久之不自疑其非仙也惜巒煙四起  
雲影靉靄一望淼如大瀛海未能廓我目圍燭  
千里而鏡萬象姑畱未了之緣券之異日耳從頂  
東折而下回顧金仙庵反若有離家出門之況為  
之悵然時零雨霏微煙景益異歷盡仙石奇松復  
來未幾障天古木擁隊而至已近斷祖塔前冒雨  
禮塔合兩日而禮三塔之事畢仍回至開山老殿  
午餐意欲再游華藏流連翠屏峯半响苦輿人促  
甚由故道還至半山亭飛瀑分道疾馳濺人衣袂  
此亦雨後山游之一勝也余客歲已有游記媿見  
山忘道卒未能見道忘山而自今思之無山非道  
則見山猶之見道既不忘道又何必忘山哉質之  
大覺唯唯余是以復為之記凡山中勝載前記  
者不復贅余兒世濂世滌次孫秉樸暨吳門顧子  
君聘沈子仲明則皆從我游者也

論曰世惟慧業文人其筆札足為形勝之重是以  
乞言恒及之而其情性亦樂與形勝相親身到處

各不肯放過慮夫勝槩之不能自言也故託之以  
文辭慮夫文辭之不可以久也復託之於金石梨  
棗是以有利院已毀而殘碑斷簡數百年舊蹟猶  
可尋於荒埏野草之中有斯人既朽其杖履品題  
之所及使後尚得遡其涉歷見其風流此寒山可  
語峴山可涕南山之木可伐華山之繩可梯古人  
之勝情後賢亦不多讓往往於竭力難寫之處與  
尋常易忽之景必欲拈出使人人以為極當極奇  
相與流傳而不能已則碑記與游記之係綦重矣  
况吾西目更足為記人之重者乎

